

總. 7399
分. 40093

徐仲年 著

人

間

味

陳曉 著

華中書局印行

15
194

J
10315
15

第 一 卷
第 一 冊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卷首語

題見收稿八篇文字，五篇小說：「端午錦」、「洪發」、「瘋」、「坑」、「地獄相」；三篇散文：「在替儲員位上」，「體門兒」，「斬三蟲」；約六萬字。小說與散文各依寫作先後排列：小說中最早的是「端午錦」，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寫，最晚的是「地獄相」，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寫；散文中最早的是「在替儲員位上」，二十八年八月四日寫，最晚的是「斬三蟲」，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寫；全部寫作綿連了半年又兩個月。

在此八個月中，我的寫作不止六萬字，偶而譯些科學論文與國際問題文字，合起來也有四萬字。我又寫了教查關係，編一節法文文法，已積有六萬字，尚未完成一小半。

僅就這個稿子論，在小說方面，祇有「端午錦」一篇寫得於想像外，其餘五篇都

是寫實的。可是，雖云寫實，自然經過了一番剪裁與穿鑿。如果有人想探察某篇影射某人，我敢担保也不會成功的；——而且，說句得罪人家的話，這種臨作並不十分聰明！就是這四篇散文罷，寫實氣息也很重。「在警備崗位上」描寫我在非常期中生活的一部。「龍門厄」一文，是民國二十八年度全國各大學各學院統一招生的特寫，我之所以保留此文，不必我自己來說明，讀者們自會猜中的。至於「新三益」一篇，短短千字上下，却表示了我人生觀一部份；倘使有一位讀者賞觀了我這幾篇小文章，希望更進一步，認識精神上的徐仲牟，這篇「新三益」可以當作重要的介紹。正因為全部富有寫實意趣，而所謂「寫實」也者自然指片段的入生描寫，所以取「人間味」為集名。若問：「人間味」是甜？是酸？是苦？是辣？各位讀者都親自嚐過，毋庸著者來饒舌。

本來計劃再多寫幾篇纔出集子，譬如說：小說寫滿十篇至十二篇，散文增補四篇。這個計劃的實現不需要長久的時間。可是，在平靜了好幾個月之後，讀稿又來

擾亂後方了：昨天一天，空想重行兩次：上午十一時半至下午一時半，傍晚五時半至夜間十一時。我因為職務的緣故，——如何服務，見「在替位上」，——餓了兩頓！如此，一方面，我自己增加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敵機時來搗亂：法國有句諺語說得好：「保持勝似追求」，不如先把這幾篇已經寫就的文字成集出版罷！於是「人間味」追隨於「沙坪集」，「英法德美軍歌選」，「雙尾蠟」，「流離集」，「法文動詞論」，「雙絲綢」之後，成爲「八·一三」事變以來，我所刊行的第七個集子。

謝謝「中國青年」吳克剛先生，「黃河」經贊虞教授，「國是公論」張隱文教授，「歐亞文化」陳鎮浩先生，「現代讀物」高泳笙先生，「蜀道」(「新蜀報」) 姚蓬子先生：他們先把這幾篇文字分別發表了；謝謝陳曉南先生爲本集題簽；尤其謝謝吳克剛先生介紹青年書店，使「人間味」得以出版；他們的友誼與鼓勵都是我所極寶貴的。

人 間 味

在中央大學；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四

人間喙

目次

卷首語	一
蠟午錦	一
洪爐	一五
在警備處以上	二五
瘋	三九
羅門厄	六一
庵	七九
斬三歲	一一七

人面珠目次

追慕相

三

端 午 錦

今年因為農曆有了閏月，一切的節氣都移晚了。陽歷六月二十一日，才是農曆的端午節。端午錦在野花園中怒放著。野花園主子劉仁豐是做絲綢生意的；人家稱他「劉百萬」，百萬家產恐怕不會有，五六十萬却是確實的；所以當人談起無錫官廳時，他也算得上一個。何況他所居住的東亭，即是他的故鄉，這就是野花園所在鎮，不過是無錫郊外一個大鎮，他安穩不在鎮上坐第一把交椅呢？這座野花園，有四五畝大，並無亭臺樓閣之障；正如它的名字那樣樸素，它祇是一個大花園。臨澗河一邊，有數間樓房，綠窗白牆，既使人開闊火氣；有一隻廣扁，題着「便佳」三個大字，那便是這樣的名稱了。野花園，便佳莊，說盡了主人沖淡的襟抱。

這時野花園中端午錦盛開。端午錦又名玉葵，它的主幹有五六尺高；葉大五出

；花鍾形，有洋紅、粉紅、玫紅、紫、赤紫等色。數千枝鐘午錦吐着無數的鮮花；墮去如一片紅雲，隨風飄揚。這四門樓着風仙花：有風仙與風仙交輝爭豔。蜀葵與風仙都非名花。為何開了很大塊地去種它們？原來劉仁發之所以種它們，是爲了紀念兩個入：一個是他的兒子劉晉德，乳名英官；一個是他的女兒劉錦華，乳名鳳寶。這兩個人，一個還活在世上，一個却已身葬黃泉了。

去年端午節，魯俄無錫失陷後半年多，——無錫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與長興同時失陷。日本兵佔據了縣城，不敢下鄉寨。東亭與縣城相距不過十里；可是日本兵不敢越過東亭鐵道，而東亭道在鐵道西頭。我方的游擊隊，雖則神出鬼沒，行蹤無常，然而也隱隱以東亭爲中心點；他們從東亭向東南控制着徐橋，再向東南直垂大壩門；西北控制着塘頭，由塘頭跨鐵道而至石壩灣（在無錫西北三十里，有火車站），再由石壩灣向西北越鐵道至洛社（也有車站）；這是第一道陣線，半環形似地包圍着無錫。至於第二道陣線，是以東亭爲首腦部；從東亭向東北測

來鎮（這也是無錫的大鎮），從安鎮東南到營口，從營口向南到薛臺關；那一邊，從安鎮向西北到張漣橋，從張漣橋向西北到堰橋；從堰橋向西南到洛社；這條陣線也是半環形的，奪得第一道陣線。它們宛如兩道金箍，緊緊圍住無錫城市，使熱居黃線中的散兵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東亭鎮上的居民依舊如常度日；不但鎮上有錢的人不肯北遷，反而城中一部份肯發願的人設法移居到東亭鎮上來。劉仁發的兒子歐在無錫中學讀書，他的女兒也在城中競志女學讀書；劉仁發把他們喚回家，在東亭野花園裏過平安的日子。就乘這個端午佳節，劉仁發派人辦了一些酒菜，於便在幕內設起祖先和自己的在「八·一三」軍艦前一月去世的妻子的靈座，奠祭一番。曹德與鮑蔚天性純孝，想起了母親，不由得長長地哭起來。反而仁發勸阻他們道：

——好孩子們，不要再哭了！你們的母親難道沒有享受天年，然而在事變前去世，終算避去了一回大劫。我以為她避此我的幸福得多咧。

「對！是呀！習習接着說，我們這種「亡縣」的日子，活着還不如一死來得快！快！」

這句話，觸動了錦華的身世之感，她越發哭得厲害。劉仁發好不容易把她勸止了，準備他們先向祖先，次向他們母親的遺像一一叩過了頭，然後入席小酌。

在游擊隊威力之下，青天白日旗到處飛揚；在游擊隊威力之下，敵人不敢正目而視；在游擊隊威力之下，人民還得以安居樂業。無奈這種威力，有好處也有壞處。——仔細想來，還是人民自己不好，怪不得游擊隊。因為游擊隊勢力雄厚，人民膽大起來了。這樣子，波黃魚，惡黃箱，隨處碰黃向兒童搶上個「王」字。就是游擊隊員罷，他們來自民間，原是優秀強勇的好百姓，他們也放下槍枝，回家共舉去了。這時有萬惡的漢奸，假發鳩騙上城，把梁軍備的情形一五一十報告給敵人知道。敵人原來是很迷信的，平時沒可奈何它，而今機會來了，豈肯輕輕放過？他們一方面發令進兵；一方面，恐怕走漏消息，把那幾頭強賊報告的漢奸殺了。

東寺號稱離城十里，實際上九里都不足。敵人快步奔走，不滿三刻鐘便到了。他們先包圍了鎮，一陣機關槍掃射，足足射了半小時，方纔敢衝進鎮去。在這種情形之下，遊擊隊只得紛紛向查家橋與安鎮兩路撤退。鎮內騷亂如沸，火光四起，堅壁嚴天。

劉仁獲領了晉德與錦華逃出野花園，從欽古橋奔渡瑞河，一口氣奔到小橋頭，離鎮約莫共三星路。忽然賊聲起臨，迎面來了幾個日人軍營的偽軍，生生把劉仁發等三人衝散了，劉仁登回頭不見了晉德與錦華，直嚇得索索地抖個不住，東張西望，一些影兒都沒有；他口中連連喊：「英官！」「鼠寶！」，却不敵萬聲叫。他徘徊了四五分鐘，後面賊聲又近，只得昏天黑地向前跑，在阡陌間越了幾層崗斗，看見天霧茫茫在望。他想逃去去躲一躲，不料剛到門口，忽覺得雙腿發軟，兩眼一陣烏黑，跌倒在地，昏了過去。

游擊隊的一部分隊員退到查家橋與安鎮，一陣念炮，消聲過水，大為後悔，立

志要報仇。他們召集了弟兄們同身，分三路向東寧道攻：中路由安嶺出發，南路由查家橋出發，西路由塔頭出發。他們行動迅速，霎時間踏進東寧；日本兵正在喝剩性的燒黃酒，吃拋下的黃魚呀！游擊隊大呼直入；日本兵（大多數已經醉了）倉皇應戰，如湯燒雪，頃刻間一個個都自己把自己送給饑鬼當點心去了；——可不知饑鬼接受不接受這份慰勞異常的點心？

劉仁發悠悠地聽醒過來，只見晉德立在面前，聽得晉德吐了一口長氣。

如此再過一刻，劉仁發有七八成清醒了，連忙問：

「鳳寶呢？」

晉德不敢回答。劉仁發見兒子不答，轟地一驚，有九成清醒了。他掙扎而起，雙子攙了頭想了片刻，方纔明白自己在自己房裏，大概昏迷時為人所發見了，——發見他的或或許就是晉德——被送回家。此刻他沒有空暇諮詢究竟，只追問：

「鳳寶在那裏？」

——妹妹睡在她的房間裏，很好在那兒；爸爸你休息一回再去看她罷。

劉仁發覺得腦脹耳鳴，搖搖欲倒，但聽從了兒子的勸告，返坐到牀沿，正勞動的時候，忽見曾德眼中墜下兩滴淚，而曾德有羞慚之狀。他心中大吃一驚，這料發生了奇變，不知從何處添來了力量，踉蹌跟跟奔將出去，口中一連串喊：

——風寶！風寶！

他半爬半蹣上了樓，撲進女兒的房間，只見女兒直挺挺地臥在牀上，面上蒙了
一方絲帕。他擡起絲帕一看，她早已斷了氣！她面色蒼白、臘黃，青中帶紫。兩眼
睜得銅鈴大，充滿了恐怖的表情。她緊咬下唇，門牙深深嵌入肉內；是憤恨，還是
掙扎？他留下看夫；她所穿旗袍是一套新的，不是祭服時那一套，顯然有人替她換
過了。在她的胸部，恰當乳峯的地位，左右有血滲出。在這小腹之下，也有血痕。
仁發見了混身戰慄，從頭頂至腳尖，處處在顫，從頭髮至汗毛，根根直立。他敢拾
起條的勇氣，伸手摸一摸她的胸部，兩隻乳峯已經不知去向，只留兩個窟窿。這無

是義的，怪獸猛咬了他，惡割了她的乳峯；——或許，哦！連她的下部也被割去呢！這是如何景象，而哈兒生父目親手割？如花似玉的女兒一旦尋折，十七年來雙育之功歸於崇朝！數小時前，她還是塵世的天使，光明的象徵；數小時後，花如玉碎，求全屍而不可得！劉仁發想到此處，大叫一聲，仰身便倒。……

這是客歲端午的慘劇。

接着劉仁發生了一場病，病中他辦了兩件事：一是派人安葬錦華；一是乘他友人某君去重慶之便，托這友人帶信傳到激去讀書。他對晉靈說：「爲國爲家，你都應當報讎！然而現代的報讎，決非空言可以了事，必以學術爲工具；你如果愛你的國家，如果愛你的家庭，如果孝順我，如果念念不忘你妹妹的慘死，你就得聽從我的話，到後方去讀書，而且必需以真大語動書去讀書！」

病愈起牀之後，他扶着杖，指揮僕人，瀟灑端午錦與鳳仙花。端午錦的專門名字是「蜀葵」，影射了他兒子的小名「葵官」；鳳仙花影射了他的女兒「鳳寶」。

它們在鬧花神節便提起了他們的生離死別！

病後的劉仁發與病前的劉仁發成了一個對比：以前，他很安靜，常常杜門謝客，現今却變活動，應酬場中時時找到他；以前他是俱日本家閑，一聽得人家說起他們，他便怒目切齒，現今却不同了，人家向他說日本人是，日本人短，他只是笑笑，不加一辭。以前，除了販賣膏藥的臭夫不待已而上樓，此外的人誰也不敢而且也不甘冒險進城，劉仁發身爲一鎮的表率，當然更不願進城，可是現今他動不動便進城，三天進城一次，兩天進城一次，五天中跑了三次也說不定。他進城去幹嘛？旁人進城，多少要吃些虧；他呢，笑迷迷地進城，笑迷迷地歸來！

於是鎮上的人對他有種種推測。有的人，比較穩重些，說他有財產在城中，他的這般進去商量這些財產的。有的人以爲他心不老，——其實他不過四十多歲，並不欲老，——現今妻女遺世，兒子遊蹤，他感到寂寞，因而在城中有桃色的留戀；——但是，倘使當真如此，他爲何不把「她」老老實實娶回家呢？有誰阻止他

的人姓他「平安達城，平安回家」這一點上着眼，懷慮着一個太嚴重因而不敢輕易說出來的想像。若干尖刻的人簡直說他忘掉了女兒的丐辱，勾結敵人；於是劉仁發勾結日人的推想一變而為勾結日人的消息，再變而為有翼潛蹤：他進城後治的對象是岡村，是藤田，是荻州，總之：敵軍的首腦人物。

忽然傳說：岡村委命劉仁發為中日親善會會長！

我們不要忘掉劉仁發在東亭居住，而這個鎮是我方游擊隊的中心。東亭鎮上的人聞得劉仁發從賊，而且這項專案還證實，便萬分憤慨，奔去報告游擊隊大隊長，要用處治漢奸的老法子去處治劉仁發。但是每次有人去報告，每次有人去催促執行，那位大隊長永遠含笑說：

——「諸位不要心急，姑且等一等！」

「等一等」，等什麼？等到什麼時候？有幾個神經過敏的人簡直疑心大隊長受了劉仁發的賄賂，所以袒護他。大隊長執意不過，只得說：

——等過了端陽再說！

今年的端陽，在大隊長看來，似乎有絕大的意義。大索餉了，沒得說，暫時靜了下來，以待端午節之來臨。可是，賄賂之說依舊盤據着人們的腦袋：爲何自從敵軍一度遷襲東亭之後，東亭以及附近的遊擊隊軍械大爲改進，子彈也更充足了？這筆經費從何而來？大隊長那裏有這筆錢？然而，奇怪的是劉仁發既然從了賊，難道再肯捐錢給游擊隊，幫助游擊隊去殺賊？

這是一個謎。

這個謎要到端午纔得解答。

到了端午的前日，約莫子夜前後，有人輕輕打野花園的門。劉仁發先在下午把三個男僕都使開了（叫他們上城去發請密帖子與購買過節東西，叮囑他們端午的清早回來），又吩咐一個老媽子（他自繇時夜讀，實際上是守夜。他一聽得門外有人，立即起身開視，引進了四五個人。這批人抬進東西來，與劉仁發點頭爲

禮，却不停立，一直移到圓的中央。那兒，在仁發的燭光之下，迅速在把這些東西埋入泥中，再將泥土照舊鋪上，插上原有的蜀葵。他們還用一根竹竿，通至牆外，外竿當然也是埋入泥中的。他們工作完畢，向劉仁發立正行最敬禮，內中有一人略帶嗚咽地說：

——劉先生，你是民族的英雄！祝你成功，我們要到來生再會了！

於是他們靜悄悄退了出去。劉仁發地了門，回到便佳蓆，和衣躺在牀上，萬千思潮湧起伏，他那裏睡得着？他睜大了眼睛，機轉反側了一夜。

端午那天一大清早，僕人攆轎回來了。劉仁發命令他們先將鮮菓與粽子祭奠他的祖宗，他的妻子和女兒。他親自敬過三巡酒，磕過三次頭，口中喃喃地不知祝告些什麼。祭奠完畢，他方撥用早點。早點完畢，他親自收拾祖先，妻子，女兒的遺像，細心包紮，包紮後遣派一個僕人把它送至三里外一個堂弟家裏。他一面命令僕人收拾房子，鋪兩個圓桌；一面差老媽子協同另一僕人下廚做菜。他乘此片刻，寫

了兩封信：一封是給他堂弟的；一封是給快，給他兒子的。他寫好信，一切準備齊全已是十一時左右。他舉掛鐘一眼，自言自語道：

「大概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貴客恰巧於此時光臨。貴客是誰呢？是委任他當中日親善會會長岡村，岡村的左右手藤田和荻州，以及從南京來的特派員西田。此外便是一隊衛隊。當劉仁發很謙恭地招待他時，外邊早已消息傳遍了。大家都要燒劉仁發的房子，要衝進野花園去殺日本人，要去吃漢奸的肉！化裝的游擊大隊長與分隊長連忙阻止他們說：

「萬萬不准亂動！你們只要看劉家的男女僕出來，便知分曉。」

大家按捺住萬丈的無明火等待着。

劉仁發請貴客進便佳筵，請衛兵自由在園中遊覽。敬過烟茶。他喚男僕道：

「你們到裕豐去，把我預定的酒抬來。」

又取黃箋上來，說：

我房裏還有兩封信，放在桌子上，你去寄一寄，馬上就回來！

然後向來賓說：

——酒還沒有來。我們不妨先去看看花。

四個日本人步出便佳巷，跟他到野花園中央。

外邊，衆人伏在桑田裏，窺探究竟。大隊長一見劉彖男僕女傭連接出來，三脚

兩步奔到牆根，劃點火燭些什麼，却又極迅速地退回原處。

頓時間，——

一聲聲，野花園中天翻地覆，樑倒牆塌了。

激起空中的磚瓦石片紛紛墜落，厚厚埋着數十個殘缺不成形的屍首。

而風仙花，而端午錦，因爲本身輕，所以飛得高，徐徐下落，遮蓋了一切。

洪爐

上海市區形似一柄手鎗。假定我們把這柄手鎗平放下來，鎗口向東，槍柄朝西，槍背指北，槍頭對南，那麼：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與外灘口）是槍管；公共租界北區（英租界，蘇州河北岸）與中區（英租界，蘇州河南岸，跑馬廳為止）是槍鏢；公共租界西區（跑馬廳以西）是槍身；法租界是槍柄；上海縣舊城以及自十六鋪至南站浜北之地是槍環；一道馬路起自十六鋪，對穿過上海舊城，直抵法租界邊，折而向南，渡浜止於南站，是槍舌。

這柄手鎗是個不祥之物！鴉片戰爭裏，中國打了敗仗，就在公曆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訂了辱國的「江寧和約」，開放當時上海城北一帶地方爲租界，設立英，法，德，俄，美，丹，日，西，葡，比，瑞，荷，意，奧，等十四國駐領事館。

這柄手槍是個不祥之物！它不但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侵華工具，由它吸收中華國民的膏血，而且還是東亞火藥庫，有一燃即發之勢，中國首受其衝。就最近來說，「一·二八」的血痕未乾，「一·二八」的血腥猶存，「八·一三」又爆發了。這柄手槍真是不祥之物！

這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上旬。天氣逐漸涼爽，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樹下葉來，鋪在人行道上，從舊道夫掃不勝掃。途中喊買西瓜的人陸續稀少下來，彷彿秋聲，雖在高歌，而聲嘶力竭，已成哀唱。在這個蕭殺的季候，全中國的人民，非但沒有因新秋之蒞止而感愉快，反而極端興奮起來：「七·七」事變，驚醒了這頭龐大的睡獅，中日兩國已到了「不再立，不並存」的地步，戰爭巨神大踏步向每個人走來，越走越近，人人已經望得清他的莽豬的面目了。居住關北，缸口，楊樹浦的人，鑒於上次「一·二八」的教訓，紛紛搬到租界裏來：他們儘量搬入法租界；退而求其次，搬入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再求其次，搬入蘇州河以北的美租界；大膽的

人至少也要往灣北江西路附近來；博物院路一帶，人跡稀少，變成死地。一到八月六日七日，局勢一天緊張似一天，繼而虹橋事件發生：一個日本現役軍官，坐了軍用汽車，硬要衝進虹橋飛機場去，被守衛機場的軍士射死了；炸彈已到了將要爆發的最後一秒鐘。

就在那幾天，約莫從七月十日至八月十日左右，虹口一帶，以及寶山路，界路，海甯路等處，常有日本浪人擾亂民衆，侮辱警察，製造「事件」。這類搗亂行爲，沿了蘇州河北岸向兩前進，直至於老垃圾橋，新垃圾橋北邊。

蘇州河——即吳淞江——兩岸住着許多高大的房子，有的有穿入雲霄的煙囪，有的却沒有；有煙囪的是紡紗廠，繅絲廠，麵粉廠；沒有煙囪的是棧棧；它們都是紙窮的寶藏！景雲紗廠便是寶藏之一。

景雲紗廠有相當長的歷史；它恰與中華民國同年。它的命運也如中華民國的命運：它經過了不少的風波；可是，每經一次風波，多受了一度摧殘，根基更形鞏固。

。朱天錫不是他的創始人，他是它的大惡人；有一年，中國所有的紗廠和經營朱利，最苦當然在何外。幾乎停業；幸而朱天錫出來組織「維安集團」，維持振興，過難關！因此許多股東感激他，舉他爲董事長兼總經理；「照例，董事長是董事長，總經理是總經理；一人不得身兼二職；而他，朱天錫，因爲建立殊功，要此非當的優待與重托。何況自從他接了事，十餘年來，營業蒸蒸日上，歷歷「一·二八」大劫，也沒有蒙受重大損失；股東更信任他，而樂於擁護他。

然而入秋以迄，活活愁煞了這位手腕靈敏的朱天錫：一方面，戰爭之不可避免明如觀火，日本海人的行動自東而西，逼至蘇雲紗廠；另一方面，爲「維持廠的局而，爲了維持工人的生活，他不能下令停工，更因爲扶雲極宏想大，對於它遷。老實說：當時一般人猜想，即使上蘇雲紗廠而發生戰爭，也不過把「一·二八」於渾之戰重演一番；任何人沒有預料蘇雲紗廠的強大，自然更沒有願意遷廠到內地去。朱天錫的最大目標，最熱烈的希望，便是「但求延遲，不求有功」，過一天是

一天。所以，他再三召集高級幹部講話，報告時局的嚴重，却也不敢說得過火，恐怕他們害怕，一哄而散；繼而談到事業的困難，景雲紗廠廠中任何員工有密切的關係，因而需要大家來維持景雲，維持景雲即是保障自己的生活；而應付現局面的最好方法是柔順政策；「逆來順受，他說，是中國的古道，君子以之立身，聖人以之治國；我們如果能夠維持景雲廠，換句話說，維持諸君生活費，就得逆來順受」諸位，恍然大悟！就得逆來順受！」這批高級職員，平素「景仰」朱「錫爵」，聽了這篇與自己有利利害的高論，當然一致贊成，而且自願做留聲機，把這種高見添油加醬地傳到下面去，共同來維持景雲紗廠。

無奈「逆來順受」，「順受」是有限度，有止境的，而因「順受」而來的「逆」却滔滔不絕而至！有一次，朱天錫的柔順政策受了莫大的打擊：兩個醉酒——是否真的醉？——的日本浪人，衝入「小間」（女廁所），把一個穿馬桶的女工强奸了。凡是參觀過紗廠或絲廠的人一定知道廠內擾聲甚大；「小間」往往鄰近「車間」。

「（工作間），機聲更大。任憑那個女工哭喊，外面根本聽不見；直至另一女工跨進「小間」見狀大驚，反奔出來，浪人之一踏踏跟跟跟在後面，大家方纔知道。那時候，數百工人勳了衆怒，雖則每個女工沒有多大力量，可是積少成多，聚弱成強，一把把那浪人掀翻了，你咬一口，我抓一把，鬧得亦樂乎。那個浪人學着上海話哀哀乞命，但是誰肯教他？」

俄而機器間裏的男工也得了消息。這班拳頭大，臂巴粗的人豈是好逗的？他們暫時不管樓上「車間」裏鬧如何，一葉蜂衝入「小間」，拖下那個飄飄欲仙的倏寇，一頓打，活活送他上西天！那個女工，雙眼哭得紅紅的，要撞壁自殺，給大家拉住了。他們一面派人伴送女工回家，一面給警察送入「車間」。

朱天錫正在午睡，正在夢中與三姨奶奶鬧情，給報告的人喊醒了；事件之嚴重和出乎意料直使他魂飛天外，無暇埋怨人家擾亂他的好夢。他畢竟能幹；他一連吩咐把「小間」門窗緊鎖起，藏若死屍，派兩個廠警荷槍實彈守衛；一邊搖動兩條短

聽，負着兩百磅重的軀體，儘力爬上去。

他跨入「車間」，男工們圍住了昏倒在地的浪人：原來他們尙未動手，浪人早給女工們治倒了。朱天錫一見未死，喜出望外，却不敢表示出來。他哭喪着臉，凍作一個掛面作一個掛，口中一連串：「總是兄弟疏忽的不好！總是兄弟疏忽的不好！」他又說：「今晚放工後，兄弟備杯水酒爲諸位頂氣！」過過頭來，高聲招呼：「劉主任，勞你的駕，今晚多備幾席酒，邀請諸位乾一杯，大家都要來的！」鬧鬧的是日本人，陪罪的是朱總經理朱天錫：個中奧妙大家不懂，可是大家的氣逐漸平了，人也逐漸散了。

朱天錫等待大家復了工，方纔派人把那個昏迷不醒的浪人抬到自己總經理室中去。一到總經理室裏，那個浪人立刻張開眼來，他何嘗昏迷過去！只因怕死，所以裝死。他坐了起來，朱天錫叫僕人爲他倒了面水，讓他洗去了面上的血漬，敬過茶，敬過烟，就夾七夾八交談起來，說不通時用筆代舌。最初，日人大放恐嚇，說要

報告日本領事啊，要報告紅日，警察廳職司會長官啊，然這錢能遊神，二百四
十元的「慰勞」使他不但忘去自己混身的痛楚，而且忘掉了他的同伴。他笑嘻嘻抓
着一卷鈔票而去。朱天錫親自送到廠門口。臨別時，浪人把鈔票向袋中一塞，露出
右手，握着朱天錫的手，道：

——我，你，好朋友！

——好朋友！好朋友！朱天錫趕緊學着說。

一回到辦公室，朱天錫連忙這派一個心腹，出外買口棺材來殮屍；又叮囑他到
了深夜，把棺材抬出去，送到荒場上埋葬了。諸事分派完畢，朱天錫搓着兩手，仰
天長長嘆了一口氣。

他正在暗暗得意，忽然想起件事，便披鈴喚事務主任劉進得進來。原來當事者
懶，只忘了那兩個女工。他急急通劉進得那兩個女工三十元「遮羞錢」；又讓她的
丈夫進廠來當工。至於那一個女工呢，那有二十元「慰勞錢」。

當晚他陪全體員工吃了一頓酒。

張雲紗織全體員工對於他們的朱總經理，自然毫無「微辭」，對於日本浪人，也有些不厭氣，而且生了成心。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爲了要免去朱總經理操心，或許也爲了要避去阻碍，他們的行動極秘密的。他們的任務是：（一）保衛女工上工與落工，就是護送她們從家到廠，從廠返家；（二）對付浪人，萬一再有浪人闖進廠來；（三）保衛朱總經理。在男女工裏面，第一第二兩項是公開的，第三項祇有幾個首領知道。

過了兩天，果然那個放回去的日本浪人又來了。這次他帶來了兩封「皇軍」：三人都九分醉意。浪人走到廠門口，向門警說：

——看看，朱老闆，好朋友！

上一次，門警一時疏忽，不知如何讓他們溜了進來。從此後他當心得多了，尤其是與工人們取得聯絡。今天他一見他們，立刻請他們進去。但是他領導的路終不

是上次浪人們自己闖過的路；浪人醉眼醺醺，辨別不出；至於那兩個「皇軍」，首次光臨，更無從辨別起。

門警一直領導他們走進引擎間，他打了一聲唿哨。蹣出十多個大漢，剎那間拖開了三個人，搶了他們的手槍，把他捆了個結實，用搬機器的油布塞了嘴；然後兩個服侍一個，抵住了頭牌，開了大爐的火門，用添煤的式子，把倭奴向火中輕輕一擲。兩個火門拋兩個，第三個另來一次！

像麥桿逢着火那樣，他們迅速地被燒個精光。那壓高有數十丈的大煙囪，或許噴出些臭氣，可沒有增加煙的濃度。

再過兩天，並未有人上門查詢。於是工人的領袖備了一席酒，邀請朱總經理朱天錫。席間他報告了這件事。朱天錫只得苦笑。

——這次不可不停工了！他打算着。

在中國文藝社二八年十月五日，子夜。

在警備崗位上

我務必把這些感想寫下來；即便我沒有德諾子孫的雄圖，至少可以拿這個生活的片段，這些思想的碎片，告訴遠處「孤島」(上海)或盤伏於其它淪陷區的親友們；至少也可以在我小小的生活史上，留下一個深刻的紀念。

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在於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炸的是廣陽埕，我方毫無損失。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刻，有空襲警報而未見敵機。十月四日上午九時四十分，發出空襲警報，十時零五分，又發緊急警報，敵機九架，炸廣陽埕，投五十餘彈，又敵機三架，炸新市區牛角沱，下十一彈；十一時解除警報。十月二十二日，我軍撤退廣安，二十五日，撤退武漢；十一月十三日，長沙大火。

此後直到今年(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日，敵機來襲，狂炸市區；五月四日，下午空襲兩次，至晚方畢，城中大火；這兩次炸得極凶。五月五日晨三時至四時許

、
 (二十七架)；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十分至九時半(敵機二十七架)；都布空襲。在
 六月廿七日晚五時五十分至七時十分；九日廿六時至八時；十一日晚五時三十
 五分至八時五十分；敵機都布「光顧」。在七月裏：五日子夜至晨七時四十分(中
 央大學校鐘，比市鐘早一小時)，敵機三十餘架轟炸市區；七日晨一時至三時半(中
 校鐘)，城中被炸數處，觀音堂藥林醫院後投下七個彈，但無損失；二十四日晚七
 時一刻至十時(校鐘)，城中被炸，牛角港，武庫街，甯路口，以及江北之牛家
 渡均被炸；三十一日晚九時三十五分至零時十分，敵機十八架，分兩批來襲。就是
 這個才開始的八月，也已經來了兩次；二日晚與四日清晨。

五月四日那天下午，中央大學師生在簡陋的沙壩臨時校舍大群烤肉(門口五四
 紀念大會)，邀請經濟系楊文瀾先生講演(儀式)開始，警察忽來，大家於未疏
 散以前，立下一個決心：就是不要敵機來幾次，不論我們被炸幾次，這個紀念會總

籌備完，然後也請設分委去吃晚飯。會上主席羅志希先生提出這個方案時，齊情激昂，一致擁護。那天下午有四次警報，紀念會中斷三次，——第一次在下午一時許，那時尚未開會（三時才開會），——終於於火把光中（電流中斷，故無電燈）完成了。開會羅志希先生指責教授苦于人，譴責中大師生防護服務團。

中大師生防護服務團於五月七日正式成立。該團組織常務幹事外，分：急救、擔架隊、慰勞看護隊、救濟隊、消防隊、防空隊、警備隊、導導隊、防空宣傳隊、維護秩序隊。

我原來自願參加救濟隊的，但又承同事們推舉為防空隊幹事。第四中隊團長教職員與女生的防空員，「德勝中」云云都是派來我們的「憲兵」。到了五月三十一日，防空隊隊長某先生因為「公務繁忙」，向團部辭職了；而我呢，因為「熱心公益」，被推舉了隊。這件事，我很快樂地答應了。我生平只怕這事做，卻不怕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我又因為防空隊的工作，局於向力，偏於轉移方面，

於是再加上了解險中比較積極的警備工作。

所以，每次警報一發，我生指帶全班師生入警，然後站上我的警備崗位。

中央大學的防空洞，一部份在嘉陵江畔，一部份在田野中間；兩部份相隔甚遠。在田野中的一部份，另推幹事代我負責；我自己只管江邊的一部份。從我的崗位上，——實際上邊流動的，我應當巡視四週，——向化龍橋那邊望過去，石門離洞最近。石門是兩堆巨石，聳立嘉陵江中，把水流劃分三道。水淺的時季，它們的確像兩扇門；船隻往來於兩巨石之間，因為那兒水最深；水漲時，石門完全浸入水內，只浮着無數漩渦，那是行船最危險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正當沙水暴發，——五六月間，嘉陵江上游山嶺的積雪溶化，挾着沙泥衝下，叫做「沙水」，——有一條輪船從磁器口駛來，到了石門，開足了馬力，着實掙扎了一小時，竟不能過水衝過石門，反被激流沖了回去！再這些，便是化龍橋：一條繞江的馬路，馳着無數甲虫（汽車），極有趣的。掉過頭來朝磁器口這面望；蜿蜒的嘉陵江忽然縮了進去，所以

看不見什麼。對面，隔了江，是碧溪；除非到了最乾燥的日子，溪水是不會涸的；而大雨之後，三十里長的水源儲積了巨量得水；從刻有「碧溪」兩巨字的大石直瀉而下，活像一匹白練。碧溪的緊鄰，憑臨大江，另一塊巨石上刻有「忠孝」兩字；居今之世而讀此兩字，直令人觸目驚心！

最美的是這條嘉陵江：秋冬雨季，水淺色碧，碧得如此可愛，簡直是最佳的風景線，我欲琢之為環，獻給上天的 *Aphrodite*！春天，水，逐漸增加，失去了原有的碧色，一變而為淺棕色；那是，說句笑話，它變成了牛奶咖啡。夏季，沙水泛濫，淺濫而來者乃是可可；古人說：「氣吞斗牛」，為何我不能販賣這一江的牛奶咖啡或可可呢？

江上的船隻不算十分多；有時是綽船，有時是許多人打漿的大木船；有時是小划子，有時是小火輪。上水的小船往往用若干撐夫——自兩人至二三十人，——拖着走；他們的穿式是傳統的，船駛到水急的所在，他們弓身曲腰，彷彿在地上爬。打漿

的人，有多有少，大概從六個至十餘個。長髮，木屐都是繫在船頭上的；他們搖動它的時光，不但俯仰有節，而且齊聲唱着民歌，——據說是情歌。這些歌最悅耳。我首次注意這種歌謠是在去年四月十六日：那時我初遊北碚，住在溫泉公園的油漆廠；清晨四時許，一草初醒，聞棹船夫曲，悲壯幽遠，好似森鍾長鼓，敵人遐思，又如醴泉飲露水，逼氣生涼，比對碧芳！往年哈夫唱「伏兒那河船夫曲」，不禁神遊北門，徘徊於伏兒那河岸；今日忽聞嘉陵江船夫歌唱，雖曲異辭別，而愴涼則一，安得不心嚮往之？至於小划子，也是很有風趣的：最妙於傍晚左近，約知心人，縱一葉片舟，盪漾乎中流，真有蒼茫萬古感之慨！

防卒洞頂上，有數丈厚的石層；石層之上是泥土，泥土之上是一帶山林。春夏之際，杜鵑夜啼，新聲啾啾；別有天壤。所以，觀中央大學濱江邊防卒洞的環境而論，所當詩意，至少也能通詩原意；只可惜，唉！當我們忽忽入洞，那有閒情雅趣來欣賞呢！

最初，歐戰來臨的時間往往介乎上午十時以後，下午四時以前；繼而移到傍晚，大概在那色中容易逃過難；近來敵人喜歡夜襲，每值月白風清，便是鬼鬼祟祟之時，使人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我對於生死這個問題是素來不經心的。幼年涉獵一些老莊的書，以及一部魯德經，他老的思想多少于我以影響。可是，另一方面，留歐十年，學術修養如何？我自己不敢批評自己，僅就自信自種人隨學得一樣本領：那就是「幹」的精神。加之，我身體的頑強，多勞苦些亦不覺得什麼。所以，我把生死看得極淡，却當我有生之日，不論它修短何如，我必使我的生命充實起來；這兩個相反向極端，積極與消極，會集於我一身，竟能融合而不抵觸。因此，偶而達到危殆，即絕生死決於剎那，我也不會失去我的鎮定。

每當子夜之後，敵機來襲，緊急警報既放，同仁同學亦已入睡，我獨自一人，或與歐陽鐵翅，——這位是生物學家而兼詩人，身體的強壯證明「養生」不必「文

「——」據石而坐，各自冥想。偶而其槍聲備隊負責人員，或憲兵，在巡視之際，交肩而過，互換數語，俄頃他們的黑影又消失於銀光中。

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家。我之追隨中央大學遠遠跑到重慶來，完全游於愛國情緒；若論物質，我留在上海確有辦法可想，而且是很正當，很光明的辦法，我回想到「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這句古語；政府平日栽培我們，使我們不僅在國內受了高等教育，而且在外國得以作更進一步的修養，歸國又給我們事做，待我們不可不謂厚；戰事一起，士卒已在前方拚命，現今政府命令我們移到後方去教育青年，我們怕心自問，如何可以說：「不！」如何可以留在上海租界裏，托庇外人，做個不忠不義的匹夫？雖則老父春秋已高，身體又不甚健康；雖則弟妹年幼，不能自立；雖則妻子生癆，而且第二個女孩僅僅滿月；我決定走。我必定走，赴湯蹈火都得走！我於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傍晚抵重慶，至今快近兩年，家中老少如何了？固然彼此信札往返，信札可會「直言」與「盡言」呢？默誦老杜：「今夜鄜州月……」

山之勢，安得不巖然聳偉？

其次想到的便是這一片綠縷似的江南。尤其忘不了這個處於常熟、吳縣、太湖、武進、江陰中間的無錫，那是我的故鄉！那兒，論山邱，有：惠山，錫山，青山，琴山，青龍山，四江山，管社山，獨山，石塘山，軍嶺山，雪浪山，芙蓉山，吼山，鴻山，牛邱山，陽山；論湖泊，有：太湖，五里湖，鵝湖，曹湖，苑山湖；論河，有：運河，槽河，蠡濱，直湖港，雙河，百瀆港，東興塘河，北興塘河。那兒的風景，飄綿中帶飄逸，嫵媚中有瀟灑，嫵媚中見奔放。你會否登惠山，品茗於「天下第二泉」？你會否爬上三茅峯，俯瞰平圓如鏡的太湖？你會否於暮春三月，閒步於五里街，一面觀看香會，一面欣賞陳列在兩旁店中粗細不同的泥人？如果你高興，你不妨走進店去，準備花費四、五元（不到十元），準備靜坐數小時，可以叫店中技師為你塑個小像；你必定不覺奇技師為你塑像時，注視着你，絕不看他自己的手，而聚成的小人頭和你這樣相像！你知否「天淨一蓮出，山扶萬龍趨」，這龍堆

「你的指方何在？那是萬國會的牌戲。你知否寒冬之際，十位萬枝紅，白，綠梅齊放，構成一片香雲游？那真梅口。獨山頂上紅梅曉曉洗淨塵思；迤邐落，雪浪山迤邐，也真是人間仙境！你可以假一條汽艇，徘徊於太湖，五百里之間。不悉說你縱身於三萬六千頃中是何等境地，即使這個周圍三十餘里的五里湖也足夠你的俯仰遊息了罷！啊！「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東渡時，有個樵夫在馬市山下獲得一個石彈，上面刻着：「有領，兵，天下爭，無窮，活，天下節」。現在依然是一無錫錫山山滿湖，却已流入敵手了！

我在沈思的當兒，嗚嗚嗚嗚漸漸來。仔細審察，這聲別不出像我我方升空響沒的飛機，抑是敵人的炮炸機；——說也可憐，平日空未受過軍事訓練的我，居然能辨別飛機的飛聲了；是幸還不幸呢？近五六年來，我常常做夢，不但於苦之貌有夢，就是身心最安靜的日子也要做夢；真可說夜夜有夢，無時必夢（連打鼾聲也如此）！所做的夢，往往是前住貫澈的；醒醒之後，清清楚楚記得。在這些兩千

一百九十個夢裏（以平均每日一夢計算），大抵份夢着飛騰；我把兩臂一揮便振翼那樣，身子便憑風而起。飛是飛得不大高，然而甚爲痛快！列子御風而行，不啻是假是真；寓言或是事實，總之是極痛快的事情。墨子爲木鸞，三年成飛，一日而敗；公輸若爲木鸞以窺宋城；這是飛鸞的先驅吧？就是這位雅興工程師，他能夠連巧思，用鋼製成的羽翼，逃出塔樓；可惜他飛得太高，日光溶化了翅翹，他跌入愛琴海溺死了！追逐一切的光明都要付昂貴的代價的；雖則他拚掉自己的生命，當他登空直上，豈不超過了地上一切的「爬蟲」，——不論這些「爬蟲」是鐵金的或是鐵銀的，不論強弱的來路是「裙帶」或是「荷包」？所以，飛鸞的發明是人類向上的象徵。我們明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飛鸞是富於詩意的發明，但靠國際大盜利用它去殺人；然而我們尚可做高僅一尺的「道」去抵抗，去撲滅高有一丈的「魔」。我是如何與波法法位移興工程師！如果我能化爲颶風，去撲九度而復生，我定必世世生生，翱翔太空，與日月爭華采；至於我的翅翼是否鐵製的？我的肉體能否

消受最高度的熱？我都不管！

嗚嗚的機聲逐漸逼近，是敵人的轟炸機，而非我方的驅逐機。我聊盡人事，找了一個掩蔽所在，可不想入地洞。我仰望蒼青天；我的一雙近視眼，得了四百五十皮來深的眠錢幫助，竟能眺見反映月光的敵機，亮晶晶宛如是金剛鑽琢的。「人」字形三隻一隊，前面領隊一隊，後面跟隨着並行的兩隊。它們逃出我方高射砲的火網，向市區前進。俄面聽得炸彈爆炸聲，望見閃閃的火光。聽了炸彈的爆發，使聯想到炸彈的威力：我親自看到三幕怪酷的鏡頭。(一)在上海，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下午，有一顆炸彈掉在大世界（已改爲難民收容所）門首炸死難民一千四百餘人，內中祇有六百人還認得面目，於是工部局買了許多白皮棺材盛了他們，不蓋棺，一行行地排列在跑馬廳籬笆外面，讓屍親來認領；其餘的都是斷肢碎肉一片血糊，於是用六輛載垃圾的大卡車，以掃帚與糞箕，把這些肉糜送到不知何處去了。(二)在蘇蘇，去年十月四日上午敵機來襲；十月五日，我特地搶城去慰問難親友

失的「鏡定」中把報復的全照遺習上千百遍，直至中華民國露恥辱為止。我先將在
整備崗位上的政想赤裸裸地記下來，昭示一切有血性的同胞們！

沙坪壩，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四日。

瘋

陽曆十一月下旬，正當陰曆九月底，天氣非但涼快，而且有些涼意了。晚飯之後，約了幾位友人，圍着火盆閒談。炭火並不旺，然而即使是星星之火，似乎也缺少不得；沒有它，室內太冷，充滿了蕭瑟之氣；有了它，頓時小陽春跑進了斗室，驅散了各人的方寸。座中男女都有，少長咸集。凌華君的瘦削陪襯出我的癡肥，凌華容女士的雄談反映着陳芝曼女士的沈默，聞沙君善笑，林平君多談，而高大的任約，出人頭地，以宏亮的嗓子，鎮壓一切雜聲。他說：

——這是長沙大火以前幾天。大家沒有忘記罷：長沙的大火是在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晨三時起的，轉瞬又要一年了！那時風聲很緊，謠言蜂起；一忽兒傳說敵軍已衝橋頭，睡長沙不過三十公里；一忽兒又說敵軍衝過橋頭而後虛聲，假裝去長沙更近，疑有二十公里，這就說：敵軍在半天功夫以內即可開抵長沙。那時候，許多

政府機關早已奉令遷遷了；只有我們這批××部第×廳的公務人員，大部份都是莽莽撞撞的同志，懷了莫大的決心，留在長沙，不到最後五分鐘不走。雖則如此，環境太惡劣，難以安心辦公，實際上也無公可辦。各人把公事文件及私人東西整理清楚，以防萬一。

正在這個人心惶惶的當兒，廖仁光忽然帶來一位小姐。對於廖君的另有新伴，我們並不感到奇異；他的浪漫行爲是著名的，這次不過在他的戀愛史上新添一行而已。然而，這次畢竟有些不同：當時長沙居民，遷移一空，廖君從何處找來一位麗登小姐呢？我鼓着好奇之心，逼近一看：她的貌很像我在十年前——不，或許不到十年，六七年可總有的，——很像我在六七年前認識的陸珊女士。我把仁光拉到屋隅，低聲問道：

——你在什麼地方找着她的？

——在馬路上。

——什麼？馬路上了？她很像陸珊。

——就是陸珊本人

——呀！

我很驚訝：陸珊，這位交際花，會流落到莫沙來，而且在馬路上被一個初見面的男子「拾去」，真是……：

我走近她，向她點點頭，說：

——妳是陸珊女士麼？我們在南京常常見面的：你可還記得我？

——不認識。

——我叫任約。

——不認識！不認識！

她臉色俱厲地接連說了兩個「不認識」，突然面目失色，混身亂抖，一把抱住了我，直着嗓子喊道：

——

——

——日本鬼子來了！你們不要殺我！

難以察出我不意，聽了我一跳！但我立刻恢復我的鎮靜，我斷定她是瘋了。我一面輕輕解住她的手，一面和聲和氣地安慰她：「經過了約莫三四分鐘，她平復下來。我又拉開了仁光，低低地向他說：

——陸理壽算是我們的朋友，看來她是瘋了。你對她應當負責，不要隨意拋棄她，否則她只有死路一條！

郵政向我點頭，接受了我的囑托。他領她上飯店去吃飯！——我不知道他假沒有沒有找到飯店，因為那時人差不多逃光了，所有的舖子都關了門，連吃食店在內。不多時，他們雙雙回來，接着仁光獨自出外。我有我的事情要做，那裏有閒功夫來管他們？所以郵君的重新外出，並未引起我特殊的注意。只是，終個下午不見仁光歸來，直至吃夜飯時，還沒有郵仁光出現。我只得招呼陸理壽在我們團體裏吃了一頓粗飯。若我次想探聽陸理壽的對價，我確謂必定是一幕慘劇，而這樣慘劇，與改革

有關；可是：一則，我不敢啓口，惟恐她再發瘋；二則，她雖然神智清楚，對於過去一切似乎都忘掉了。我仔細端詳她：「綺年」已經帶了「玉貌」而去；這時遇到她的人，只知道她是一個近三十歲的少婦，不甚美麗，却也不討人厭，誰曉得十年前她是一位最走紅運的藝人，在南京，在上海，每次扮演話劇，戲院裏沒有一次不客滿的，拜倒石榴裙下的人真是數不勝數！而且這位小姐，畢業於××大學，能夠吟吟詩，寫寫散文小品，更抬高了她的身價，更使少年們瘋狂，大家譽她是「天才」。天才，原說是不朽的；然而她的不朽，僅僅與她的青春相始終；現在她並非老，不過青春已經消失，於是也消失了她的「天才」，消失了捧她的男人們。倘使她沒有送到鄺仁光，或送到了又爲他所遺棄，她將淪爲娼妓，爲乞丐，饑餓凍冷而死麼？唉！她彷彿猜到了我的冥想，向我嫣然一笑。這個微笑，當年許多人求之而不可得；而今何嘗減却當年風度，然而誰去理會它，誰去欣賞它？

吃過了晚飯，我把她佈置在大廳的一角，我還繼續的整理工作。她靜坐在那兒

；有時也走近我，若我工作，她竟沒有半點失常。我私自慶幸：她剛才那種拖住了人大喊大叫，實在不敢傾教！我更希望鄭仁光快些歸返，可以卸責。無奈這個沒腦子的，或沒良心的，或二者都沒有的傢伙，原是犯了「玩玩主義」給去逗引她，發現她是個瘋子，又有「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任約其人者叫他負責，他一想不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拋了她跑了。他果然不再歸來。

晚上十一時左右，大家陸續就寢。你們以爲各人有各人的房間嗎？那裏來這種羅分！就在大廳裏面，橫七豎八，打個地舖而已。全廳轉着五十多個人，沒有半隻睡若蠶！今天雪空吊下一個陸瑯來，叫我怎麼辦？客棧罷，那裏去找？我只得移過一張桌子，從已遷移的人所遺下的雜物中檢出兩條比較清潔的被絮，舖一條在桌底下，哄他躺下，再拿其它一條包裹了她。我自己爬上桌子去搭高舖。

古人說：「至人無夢」，我不是「至人」，我也不知道「至人」是什麼樣的。我只懂得：「勞人無夢」；人到疲倦極了，一躺便睡，一睡便着。可是我很熟的聽

睡被一陣尖銳的呼聲所喚醒了。這陣呼聲是：

——日本鬼子來了！你們不要殺我！

我一翻身跳下桌子，俯身問她幹嗎呀。她乘勢拉我一把，我站不穩，撲在她身上。此陣廳中一部份人驚醒過來，看見我這般狼狽，不禁哄堂大笑。我又氣又恨，滿想打她幾拳，踢她幾腳；然而看她這樣地抖，從頭髮直抖至腳尖，兩眼充滿了恐懼，飽含着清淚；我硬不下這般心腸，只得聚注自己的氣憤，坐到她身旁，去哄她，去安慰她：什麼「日本鬼子離我們很遠」呀，「我們五十人都在此地保護妳，沒有人敢來殺妳」呀，說了一大串。過了一兩個鐘頭，她逐漸靜下來，逐漸入睡。我舉手躡足地爬上桌子，正爬了一半，聽得她夢中糊糊地說：

——「淵兒呀，你死得好慘！」

我不知道「淵兒」是誰，我也不敢問她；然而她說此語時，雖在夢中，多麼淒涼，顯然是她最心愛的骨肉！把這句話和她的喊叫拚在一處，儘可構成敵軍屠殺

平民的血淚喝的一角。大概敵軍搶住了她與她的小瀧，——「瀧兒」大概是她的兒子罷？——用殘酷的方法，弄死了她的兒子，然後釋放了他。釋放了她！她出了什麼代價呢？以至於神經失常而發瘋！我躺在桌面上，轉軀反側，不能入睡。我回憶起陸珊的生平，一幕一幕，像無聲電影那樣，默默地出現於我腦中。

陸珊，籍松江，生長蘇州。在中學時代，已經頭角崢嶸，進了大學，聲名更盛。於二十二歲舉了業，獲得文學士學位。跑到上海，參加春申劇社。她家中只有一位寡母，很反對她「搨頭露面」地去做「文明戲」。她那裏肯聽從？她的母親一氣成病，不久也就去世了。母親一死，她更如不羈之舟，暢所欲言：「浪漫小姐」的徽號被加在她的頭上。她鬧了許多愛情把戲之後，回到南京，與一位少年批評家稅師姪結了婚。那年暑假開學，親師住在杭州××中學担任國文教師。夫婦二人鎔金屋於西子湖邊，享盡人間樂趣。那時我已留學東京，功課很忙，早將他們瀟灑一邊，都不注意他們。後來聽說他們離婚，這也得諸傳聞，並非直接消息。他們的愛情如

何建議，他們如何由不睦而出離異，我都不甚明了。歸隱之後，我雖時常會晤稅師恆君，可是大家避免談起此事，我始終沒有問他。至於陸瓊女士，從他們赴杭起，即沒有會過面，直到現在，不過我從稅君口中聽得她爲他生了兩個女孩；離婚之後，她還時時來望她們。那麼，稅陸二人的情感尙未完全斷絕，至少也保留着相當的友誼，在稅之讓瓊來訪女兒們這點上可以看出。而這個「獨兒」，又是誰的兒子呢？稅師恆依然向她保留友誼，爲何又讓她流落到此地步？凡此種種，於我都是疑問。我又想了好久，也就昏昏而睡了。

任約君談到此地，忽然停止了。我們正聽得起勁，當然不許他賣弄關節。藍容女士首先以小領袖的姿態質問他：

——賣關節，可不行！

——我口渴了！

——我敬你一杯茶。

——稀罕喝你們的沱茶？叫你們年梅腰包請客！

——什麼？我故意裝做吃地說，剛才吃夜飯時我不是添菜請過你們麼？這時

又要談我的竹槓了？

——吃夜飯添菜與講故事無關，講故事另需翻報！

——你要我請你吃什麼？

——香烟，橘子，地瓜，一樣不可缺，缺則不講，好聽的情節正在後面呀！

我果正掏出一塊錢，喚雞差出去買香烟一包，橘子地瓜各若干。任約君獲得勝利之後，吃過地瓜，嚐過橘子，燃起一支「小大英」，於是繼續講下去。

——到了那天，平安無事。有位軍事專家預言：敵軍如欲打到長沙至少要費一個月或一個半月功夫，耗出重大的代價。這位軍事專家的見解是不错的：非但敵軍不會在一個月或一個半月內攻到長沙；而且到了今年十月上旬，敵軍分三路大舉進攻：（一）左翼從湖北的施城，達湖南的平江，而追長沙；（二）中路沿粵漢鐵路南下

、渡泊羅江而與右詞會合；（三）右翼就是落在湘陰的敵軍；三路進攻，聲勢浩大。可是，結果呢？就在這個湘陰，平江，長沙三角形邱陵地帶，我軍鏖戰三萬，中井師團全都殲滅！這是後話，不必再提；在當時，那個預言確是一帖「定心劑」。不過，一到下午，情形大變：大家慌慌張張，交頭接耳，談「敵」變色。就是我們那位預言家也覺得自己的預言有些搖動！胆子小的人已經沿了鐵路，向易家灣，株州南逃。

——我們退到那裏去？

陸瑾突然問我。天曉得！「退到那裏去？」只有天知道，何況我又帶上一個瘋子！拋棄她罷，於心不忍；攙了她走罷，又跑不動。我只得領她上街，打聽交通消息。恰巧有條小輪船到長沙，滿載着公務人員。這條輪船要開湘潭，而押船的人是我所認識的。我想：「先把陸瑾送到湘潭再說」。於是立刻去辦交涉。

——是你本人去麼？

■

——不，呆着罷。

——不行！不行！非直系親與配偶不可！

——她是……

叫我說什麼好？只有直系親纔得乘，遠諸親的姊妹都不行！我倒想着一種說法，只等我說出來，瘋子在旁一否認，那就糟糕！押船的人見我呻吟，面現不耐煩之色。我硬着頭皮趕緊答：

——她是內人。

——那更不行！

——唔！老婆不是配偶麼？

——是配偶之至！不過太太們的脾氣，喜歡帶這樣，帶那樣，連金漆馬桶都捨不得拋，那條輪船上那裏有這許多地位？至多也只能讓出一個舖位來……

——就是一個舖位！

我連忙委任他自己的話。他無可奈何遞給我一張表格。我照樣一項項填寫，簽名字，蓋過印，交還他。他仔細看了一遍，無話可說，接收了，然後給我一張「登船證」。大功居然告成！奇怪的是自始至終陸珊抿着嘴不開口。輪船到了夜纜開，我領她上船，找到了鋪位，一切佈置就緒。在船上送到李營長夫人和她的親戚。李夫人告訴我：她行將臨盆，所以回到湘潭去待產。我就把陸女士介紹給她，托她一路照顧；——又輕輕耳語通知李夫人：陸女士的神經有些失常，須特別注意。李夫人自己是大肚子，當然無法照顧他人，但她隨身有三四個女傭，可以代勞。她以為陸女士真的是我的妻子，或是我的愛人，所以賞面子，答應了。我向她們告了辭；陸女士很大方，向我握手言別，毫不像瘋子。我登了岸，回頭還見李夫人和陸女士揮手帕向我告別。

傍晚，我設法買到四百白乾，一包花生米，正欲舉杯，有人在我肩上一拍。天！不是別人，就是這位陸珊女士！最初我疑心她在船上瘋瘋癲癲，談人驅逐下來。

繼而仔細一看，不然，李夫人和她的親戚都跟在後面。李夫人爲我解釋一切：原來隨親戚中有位劉夫人，他的先生也是營長。劉營長聞知李夫人等一行人到了長沙，派私人汽車來接，想把她們接攔距離比較遠的衡山去。

——如果任先生同意，任太太儘可和我口一路走，李夫人笑迷迷地說。

我一聽得「任太太」三字，腦子彷彿被刺了一針；——人是勢利的呀，六七年以前，誰不願意婆種稱爲太太呢？然而既然做了假夫妻，便得假到底：我立刻向李夫人道謝。她抄了一個衡山的住址給我，又說：

——車子定明晨八時開，請任太太準備好，我叫車子來接她。

我再向她 and 劉夫人道了謝，於是送她們出來。我一回到室內，陸女士便質問我：——爲何說我是你的太太？

——好小姐！妳不是親自聽見的聲音？不是直系親與配偶不准乘船！報告妳，現今交通統制很嚴。不但乘船如此，坐車也是如此。什麼叫做直系親？什麼叫做配

偶？妳總可懂得。說妳是我的母親，妳養不出這般大的兒子來；說妳是我的女兒，我也年齡太輕！請問：除了說妳是我的妻子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她被我反問住了，不開口，坐下來吃我的花生米。

明晨八時，我送陸瑛上汽車。雖則是私人汽車，我還代她填了一張身份證明書；我又當了一次她的假丈夫。大概她明白利害了，伏伏貼貼，絕未反對。

陸瑛動身的那天是十一月十一日。隔了一天，我們的機關奉到上峯的緊急命令：立刻撤退！而我呢，被派為押車車長，押送宗卷和一部份同事到衡山。到了衡山，我先交代公事，然後依照李夫人所開的地址去找尋陸瑛，李夫人見了我，劈面就說：

——可憐的任太太！

我嚇了一跳！

——………她瘋得太厲害了！我們讓她坐在司機的旁邊。車行了很久，將到

衛山站時，她忽然高喊：「日本鬼子來了！你們不要殺我！」抓住司機，這般一扭一送，於是……

——於是？

——於是車子翻了！

——跌傷了人沒有？

——有！

——跌死的呢？

——兩個護兵！

——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事情已經如此了，你也不必着急！倘使我們事前不知道她是瘋子，她闖了這般大的禍，她固然逃不了，連你也卸不下責任！

——當然！當然！萬分對不住！萬分對不住！李太太，她受了震動了罷？

——我還算運氣，伏在人身，沒有受傷。也沒有震動胎兒！可是劉太太受傷了，你那位瘋太太也掛了彩。我把她們送進醫院裏去了。

——叫我如何對得住人？劉太太和德好意借車給我們坐，反而使她們一位吃驚，一位受傷！李太太：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告訴您：那個瘋子不是我的妻子……
——呸呸？

我把陸孺的身世和我們的相連一五一十敘述給聽聽。她聽了之後，氣也平了，居然承認這種舉動是「任俠行爲」！

我告別出來，一口氣趕到醫院裏。劉夫人與陸女士住在一個病房內；——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劉夫人的雅度與義俠心腸：爲了瘋子，自己險些送命，却絕不記恨，仍舊照顧瘋子！幸而兩個人的傷都不重，治療一下便會復原的。我一面向劉夫人慰問並道歉；一面哄陸孺，叫她安心醫治。

當晚我又奉到命令：「繼續向黃巖前進，中途無故不准停留」。這個命令一來

，我不能等許陸珊痊愈再走了。同時我却願到我走後她的生活。我把我的錢湊足了二百元，交給李夫人，托她照應陸珊。我自己一清早便動身，還到醫院去看她們的時間都沒有。我的路線是從衡山出發，經過桂林，貴陽而達重慶。在平時作這樣數千里長的旅行已是不易，何況在抗戰時期？又何況我率領十餘個同事之外，還攜帶八大箱宗卷，一百六十多件行李？真夠麻煩了！我一到重慶，又奉命佈置××部第×廳的辦公室。我接連忙了幾個月，天天自朝至暮，一刻不停地忙，再無閒情別緻去遙想我那位被拋在衡山的「假」太太了。事實上那邊也沒有信來。

有一天，在都郵街，我偶而碰到稅師恆君，由他聯想起陸珊。我邀他吃杯咖啡，乘機報告陸女士的慘境。末了，我說：

——你聰明早已同她離異，不過總是你兩個女兒的母親，而且你們曾經一度熱戀的：你不能任她流落在衡山啊！

——對！對！我馬上打個電報去！

稅君是頂有良心的人，他聽了我所說的種種，眼淚都掉下來了！我們共同擬了一個相當長的電稿。加急拍給李營長夫人。三天後，回電已到：「李營長奉令他開，夫人隨去，尊電已轉前途。」這顯然是李營長駐衛山辦事員所發的，至於李營長調至何處，事關軍務，當然不能形諸電報。惟一的辦法便是靜心等待。

我們等了十多天，杳息全無。於是再拍一謂加急電給劉營長夫人，不知如何被退了回來。大概劉營長也奉令開拔，或帶了太太走，或把太太送至它處，總之沒有留下辦事員或新通訊址。

後來有位朋友從衛山來，談起陸珊出院之後，曾有一個小小公務人員追求她，兩人同居起來。那個公務人員月入三十元，負擔不起兩人的生活費，把陸珊的大衣等等都當光了。吃盡當光之後，那個傢伙忽地宣告失蹤。有人說他已上前線；有人却說他帶了漢奸，被槍斃了。不論如何，他的欺騙她是真的。陸珊却死心塌地愛他起來，而這度戀愛，宛如垂危的油燈激起她智慧的最後的光明，陸珊她居然不瘋了。

這人便問：「你這見×××麼？他爲何不歸來啊？」

起初她住在小客棧裏，窮則殺雞逐出門，睡伏到荒廟中去；淪爲乞丐了。有時或許她回想起了特辛玉說的時代，她把當不掉的殘脂餘粉搽染起來，穿了撕成片的衣裳，跑到街上討飯。街上轉呀轉子們跟着她，笑她是瘋婆子。她何嘗想？她瘋癲時有幾進個「假丈夫」照應她。她不瘋却變爲孤零零的乞丐了。

繼而她患了風濕，不良於行；她只得向同廟的叫化子行乞度日，降尊向叫化子叫化的叫化子。繼而風雪交迷，她病倒了。有天早晨同廟的乞丐發現她已在夜中凍死，野狗子咬去了她的左腿。她手中還執着一個破碎不堪的粉盒；也許是當年的定情品。

這便是一個藝人的下場。

我們聽完了這種悲慘的故事，誰都不願開口；沈沈是最深刻的表現，歷過一切艱而不實的辭句，復氣，吁約岩持去了幾分長的香煙灰，向我道：

——仲年，你可以把這件故事一字不苟地記載下來。

——是的，我也這樣想。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於中央大學。

人
同
珠

六〇

龍門厄

廿八年度統一招生特寫

自從民國二十七年起，國立各大學，各學院，不得個別招生，須進行教育部訓令：『舉辦「全國統一招生」。實際上，去年的統一招生未能完全「統一」；各招生區的題目由該區負責擬定和評閱，頗有難易之分，而應試者的機會更不能均等；只有學生的支配倒是統一的，因為各生應考時先得填寫一張志願書，上面寫：「第一志願進××大學，第二志願進……第四志願進……」，重慶區臨時又加了第五志願（那是指願進重慶大學者而言），教育部匯集各區呈報上來的錄取新生名單，根據各生所填志願書指派某生進某大學，或某學院。

今年的全國統一招生確比去年進步了。事前請各大學內負責的教授擬定兩份題目：一份是正式試題；另一份是準備在考試時，敵機來襲，不得不疏散，每除發報

之後，再進試場用的新題目。教育部根據上項所擬題目，經過了審查與考慮，最後決定全國大學入學試題。譬如說：英文這課的試題，先由教育部指定甲乙丙三個大學擬定，然後就擬定題目內加以選擇，來一個最後決定；往往英文第一題目是甲大學出的，第二題目是另一大學出的，第三個題目不妨由第三個大學去出。其餘的科目也是如此辦理。這樣一來，全國的大學入學試題是統一了，應考者的機會也是均等了。

第二點的進步是全國考試時間的統一，不論分區若干，各區又就需要兩分數辦事處若干，考試的時間與科目是一律的。今年的時間與科目的分配是：

日 期	上 午	十 一 至	下 午
八 月 七 日	國 文	公 民	物 理
八 月 八 日	數 學	花 學	本 國 史 地
八 月 九 日	英 文	外 國 史 地	法 文 三 小 試
八 月 十 日	德 文	生 物	口 試

各區有統一招生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設委員若干人。考試時，設主試（各大學院教務長，院長），監試（各系主任及聘請之教授與講師），監場（助教等），各若干人。筆者是重慶區的監試，下面所記載的是重慶區的種種情形。重慶區的主任委員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志希先生；應考者近四千人；分設辦事處兩所（白沙與合川）；重慶區本部試場分三組：第一組有六個試場，第二組有七個試場，第三組有五個試場，此外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佔一試場，中央大學借讀生與旁聽生佔一試場；共計二十個試場，分設在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省立重慶大學，國立中央工業專門學校內；重慶區本部設主試六七位，監試八十一位，監場八十五位，閱卷百餘人。

沙坪壩離城三十里，交通是相當不便的。有許多學生，城中有親戚朋友，自然可以早晨來沙坪壩應考，下午五時許考完返城；雖則辛苦些，好在只要熬過四天，不是長時間的。一部分的學生，爲了種種緣因，設法住在校中；中央大學特別爲他

何復和文學院「一教室及法學院五教室的一部，作為他們的臨時教室。所謂第一教室或第五教室，並非只有一個教室叫做「第一教室」，另外一個教室叫做「第五教室」；其實它們應當稱作：「第一教室」與「第五教室」；單就第一教室而論，它就大大小小包括了十二個教室。臨時在校的男女生四百六十餘人；八月六日晚住起，至十日晚為止。這種臨時教室當然隨到無所再隨，然而當局為這班青年擔憂的乃在乎敵機的夜襲：八月六日是農曆己卯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八月十日是農曆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都是有月亮的日子；真一敵機夜襲：一方面，校方雖有五個大防空洞，然而早有人滿之患，突然間增加四百六十餘人，如何是好？另一方面，投考者在飲食起居四項已經感到劇變，如果再加上睡眠不足，精神刺激，無時準備等等，交相煎熬，他們如何應付得了？幸而敵人彼知趣，襲擊未曾「光顧」；八月八日立秋；雖則如此，天氣炎熱，尤其是八月七日那一天，八月九日却比較涼爽。

監試與監場是不詳之物。倘使考生個個自尊，何必極力去「監」乎不過，人類總是人類，他有的其高，也有他的弱點；於是在考場中，於監試之外，不得不再添設監場了。監試的權力比較大些，可以解決考場臨時發生各問題，例如斥退作弊的學生，註消作弊的考卷等等，監場則除協助監試監視考場外，尚有發卷收卷任務。

有人把監考當作一件苦事；——一百個監考先生中恐怕有九十九人作如此想，剩下來的一個至多也不過表示「無可，無不可」而已。雖然，每場兩小時至三小時，在這個長時間內，監考先生自己不能做事，却須硬來談去，睜大了眼睛去看別人做事；這是件勞力，單調，乏味的工作。然而，反過來說，祇要你善於適應環境，監考這個工作自會變成有趣的。我們先從對證照相談起。考場中的座位是編號的。座位的號碼即是各生應試證上的號碼，也就是密封的試卷上的號碼；這三個號碼務須相同。學生持應試證入場就座，將應試證放在桌角上。監場先生——如監試先生高興，不妨添加，——手持一串編號的相片一個個對去：先拿手中的相片與座上學

生的面孔像不像；再拿該相片與應試證上的相片是否完全相同，號碼符合不符。有時相片中人不戴眼鏡而座上人戴眼鏡；你去問他，他會回答你：「拍照時沒有戴」，或：「我新近纔戴眼鏡」。你便要實地探下眼鏡來看看，相片中人究竟是他否？至於新近纔戴眼鏡，眼有精采，戴慣眼鏡者雙目無神；這是人人共知的常識，可以以之判別學生所言確否。有時相片中人與座上人明明是一個，但一瘦一肥；這，我們要查問他變瘦的原因；大畧中過度用腦力，或在考試期中患「癆瘵、瘵瘵等」，都能使投考者消瘦。有時相片中人與座上人有幾分相像，但相片中的比較年輕，座上人比較年老（約莫差一兩年或兩三年）；那是老兄替老弟來了，座上人是冒充的！至於當你對照片時，他死命低了頭，或神色慌張；你不但有權命令他抬起頭來，而且還可以領他到場隅或場外——爲了避至接亂他人，——細細盤問；大概是有些弊端的。

論到場中作弊，那是書不勝書！監試員監場應當「善觀氣色」：凡欲作弊的人

，或正在作弊的人，神色舉止，必然反常。所以，即使你沒有捉到弊端，在你心中自有「數目」的。譬如說：投考生故意搔頭，搔個不停，彷彿與自己的頭髮結了怨，要把它們連根拔起；那是烟幕彈，他要想儘看他人！時而投考生故意裝作懶腰，那條要注意他握筆曲臂時，有沒有小紙團從他掌中掉下來。投考生把腿伸了又伸，好似久曲而疼痛那樣，你就得留心他腳尖下有無紙張，他無論把紙張推向別人，或從別人處勾向自己：總是作弊！包裏觀台或墨水瓶的報紙，放鋼筆與鉛筆的匣子，都是「英雄用武之場」，你必須「側目而視」。夏天的扇子，——指摺扇，——一面畫，一面畫，文雅之至；你以監試或監場的資格，不妨借來鑑賞鑑賞：有時你會很驚訝，發現扇子上所寫的是種種公式，所畫的是生物解剖圖！夏天以手巾拭汗是天然地義的事；但手巾從挎袋中拿出拿進，拭汗時不把手巾抖散而依舊摺成豆腐乾那麼一小方：都應當引起你的注意。去年教育部辦理統一招生，我被派在求精中學試場內監場，就在手帕中發現了寶藏！今年某監試先生和我發現了哥哥代弟弟應考。

另一位監試先生竟出有一題學生，竟敢「攔腰」一張紙，把他的腳踏在上面。監試或監場走近時，雙腳並擺，什麼東西都沒有；人家一走，他就移開腳來……「攔腰」之，竟為監試監場者須「耳聽目擊」，而「書來筆到」是絕妙的筆墨。

監試往往係膠卷委員，今年我被派為法文組主任閱卷委員，可是沒有人投考法文！於是我就勸他人評閱英文卷子。英文是考生必考的科目，所以有多少投考學生，即是有多少英文卷子；這便是說要評閱近四千本的卷子。試考的英文試題有三個：一篇小小英文作文，「四季之美」；一節英文散文譯為中文；五句中文句子譯成英文。評閱英文卷子的先生有好幾位，分為三組，每組專看一題：我被派看第二題，就是從英文譯成中文的那一題。這一節英文原文出諸 Horward Russell 之著「因為排字困難，原文不引了，只把它譯為中文，列在下面：

「中國有一古老的文化，該文化正在通過一個變遷很快的程序。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幾乎完全與歐羅巴文化無關；它的優點與劣點，與西方文化的優劣迥然不同。

假使我們用天稱式的方法來稱其輕重，那是當然無益的；就一般說，我們現在的文化是否超過或不及十七世紀傳教徒在「天朝」(Cathay, Empire)裏所發見的文化，還是一個比較慎重的人所不敢斷定的問題。但，我們很容易指出在某方面我們超過了古中國，在另一方面我們却趕不上她。倘若我們想要西方諸國與中國交通收獲效果的計，我們再不能自命爲高等文化的傳播人了；再進一步說，我們更不容以爲有權去撲弄，壓迫，欺騙中國人，因爲他們是劣等民族。這想不出什麼理由來視中國人比我們低劣；而且我認大部分的歐洲人，祇須他們對於中國有任何深切的認識，必能採取同樣的觀念的。」

是這這樣的一個題目：不能說容易，却也不能說難。它在三題中，以三十分爲滿分。我記憶所及，最高的得二十五分，最低則得零分；批零分的卷子多至不可勝數！成績堪，壞到如何程度呢？請看下面五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鳳 門 題

六九

「羅斯福演講」：

中國是有一個古老的文化，但是現在在受着外人侵略之下，這被人侵略的中國文化已經發展到和歐洲完全獨立差不多同樣完全。」

第二個例子：

「中國古文明國也，然今時過景遷，光榮易逝，昔其文明足以幾乎歐洲而與太西異者也。今海水蒼涼，徒剩殘痕，使人憑弔耳！故吾人欲紹執發皇，取誠爲世，非大難也。誠易易耳，只需人人奮起，邁力前進，則定有一新中國較舊中國爲愈也。雖然，諸國勸吾難於此境固善，如其不然，則自力更生，亦自救之一道也。總之，吾人以最大信心，而負此中國揚名世界。」

第三個例子：

「中國有始終不變的抗戰到底的信念。中國的抗戰是爲人類求幸福，是爲東方和平而戰的。雖然科學不如歐美強之發展，但中國的民族精神是值得注意的呀！

且中國的文化自有其特色，我想歐美所不能及到的。」

第四個例子：

「中國的地形是像一個橘子！在進展新的事業，這個土地，以及出產的中國是勝於全世界。同時他的面積及地位却在西部。他所有的物產是多豐富，或者我們的人口比外國多……（以下刪去。）」

第五個例子：

「中國有一實業家，他他知道每一個地方的情形，這個革命家在中國有一個主義是從歐洲考查後得來的，並且中間講得十分詳細，并擬在東方建築一個大港，這大港的工程宏大，更將全國改造的情形，都計劃得詳細的；他常常想到中國是個文明古國，開化最古老的，一心一意，要把它恢復起來，像歐洲那樣強盛，這不僅有這點改造新中國而已，確願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把中國辦得真正赫赫威威的樣子。」

初級職業學校沒有英文，高級職業學校，僅有一年級才有中英算，而所學者，渺渺無幾，真奇怪！嗟乎！此辦學者之過歟？抑學者之過歟？」

這種例子，因為確奇得緊，搜集了出來，其餘的錯誤或是車轍斗量，一時說不盡許多！零星的錯誤裏也有許多妙文，不可不畧示一斑：「天朝」（Caesaria Empire）譯作「習里提粉牌」，譯作「色里西帝國」或「希臘帝國」。把「傳統文化」（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譯作「商業文化」，「實業文化」，「交通文化」。把「優點與劣點」（Merits and demerits）譯作「結婚與離婚」，或「忍耐與不忍耐」。「劣等的」（inferior）變成「特殊甚美」，或「內陸種」。本文著者（Bernard Russon）竟然像孫悟空那樣，將身一變而為「柏林俄國電台」！

根據考卷卷末所附的案語，可以找出幾個更英文程度惡劣至此的大原因。第一個原因，值得我們同情的原因，就是投考生因困難而流亡入內地，無力無法也無情緒去好好地讀英文。例如這位可憐的女同學：

「我是三個從逃難，將流亡的女孩，家是陷落在江蘇，將有兩年步未讀書。這
次由朋友幫助，叫我來考，借了點費！」

慈惠的先生，求你給我一個機會。假如沒有學校進，我就無歸宿之地！無路可
走。

龜求先生，能賜教點分數，萬分感激！

可憐者隨上。」

第二種大原因是中等學校組織的不完善：在師範學校，職業學校，藝術專門學
校裏，或者根本就沒有英文，或者有英文而極端地不注意。有詩為證：

「英文！英文！對你無惜，

我是一個服務二年的師範生，

那裏能比得上「下江人」？

傷心哉！遠掖於大學之門。

「罷！罷！罷！買舟東下殺敵人！」

第三個大原因是性情不近英文：——或許這是掩飾自己不肯用功的遁辭。

「是的，我的英文基礎太壞了。只從進中學起，迄今未好好去讀過一篇英文作品，弄得肚中空空，一個字都寫不出。」

我何曾不知英文是重要的一科哩！我又何曾對牠不想努力哩！但，不知怎麼弄的，一見着了英文頭就發昏，眼亦發花。讀一個生字，真奇怪！人人都說英文好讀，只要用功就行了。可是牠對我却不這樣，我一見着牠就生畏懼之心。難道天生我而不給我讀英文的權利嗎？不然，爲何我如此呢？

英文一天不好，我人生永遠被一團陰影包圍，沒有發展的時候。英文一日不瞭解，我靈魂永久困在深淵之底，沒有超越的一日。誠然，牠摧毀了我的人生，牠毀滅了我的前途。使我消沉的不願做任何事，不顧看任何書。我爲國爲家哭泣了。哭泣成這樣一個無能的人，一個無生產而僅消費的人。我更爲前途而惆悵。唉！茫茫

然何處是我存在的地方？沒有家鄉，這別愁煩！徘徊於野草的遺詩。

有若干人，詩興來了，難免在卷末題詩一首。例如：

「先生：

河山破碎，

樓奴待滅，

欲求讀書故國而不得：

痛苦若何！」

又如這一首：

「大廈將傾急待扶，

從容跨馬奔征途；

班超投筆何難歟，

復次去兮我北決！」

五 門 日

入
兩
路

底

——哀今之人，胡為疇錫？（「詩經」）。

淑貞，孝讓問空了沒有？沈士驥臥在床上問。

——哥哥還沒有回來，也沒有許有事。

——什麼「有事」？不是個，可是賭！我辛辛苦苦積來的十多萬家資終要給他花完了錢財數！士驥拍着床沿說。

——老爺，孝讓雖則不上進，究屬年輕，我們希望他改過自新，還來得及。至於老爺呢，你不要生這麼大的氣：你是五十歲的人了，如何磨折得起？坐在枕邊的沈家氏轉地動地。

——沈家氏說得對：爸爸，你這望大的年紀，如何氣得？老爺說：你這場遊蕩病，一生值半個，這不是給哥哥氣出來的？所以我勸你老人家諸事看得淡一些！

底

「……這真，好容易，我這生氣，及時消了，不是單單爲了我！我活在這世上，孝說已經這般如法了；我萬一去世，你記得母女兩口，還要守什麼？子明！最可憐的是你的繼母；她十六歲上嫁了我，侍奉了我十二年，沒有過一天享福的日子！你的娘在世的時候，這顏色好，模樣兒善，女人情性的模樣，真像家裏頭；一天到晚處得她……」女人的氣，總是小的，平日的……受了這話，何忍再責姜淑英呢？然而她的繼母生性頑強，沒明大臉，從來不肯……可憐她現今還待了解放，偏偏又走到了你的哥哥，這問題頭！本是我當面誇獎你的繼母，她對得你們要嫁兩人，可謂至矣矣夫，不必說……下……得有這……「後母」，就是親生的母親也是少見的；只有孝親這頭畜生，沒良心，不孝順……」

說到這地，激動了肝火，土……不止；接着又冒氣癆大發。沈張氏和淑貞急爲勸退背，倒茶給他喝；全除了半天，另一方面，一個想起了自己身世，一個憶及亡世的母親；母女兩口，……正當這個時候，花園的大門打得震天響。土……

平日是好客的，家中幾乎每日無客。其其位爲這座巧小的沈家花園環境太好了：揚子江與嘉陵江夾住了它，它總是在一方平曠的土地上，彷彿是一條渴飲的龍舌；大家都願意送出撲氣太重的市聲，到這地來暫散步，呼吸新鮮空氣。可是，自從土匪濟了，友人們不敢吵擾他，來傳訊了。今天又是誰在那兒打鬥；而且打得那麼凶？不由得沈士學等三人靜悄悄遠遠。

他們聽得開了老楊去開了門，又聽得了一陣雜亂的腳步。有一個人，大了舌頭，噴了鼻子，沒頭沒尾地跑過來。他喘着一段百度的快板：「天作孽於地作保，陳橋扶危龍一條。昔日打馬過金橋，今日先生八卦高；常學王八字好，後奉一老學九朝。到如今與匪商戰，你比匪還不發分毫！……」沈士學道：「這還有誰？當然是沈家花園的小主，沈士學兒子沈家慶了！他跑到『打王取你上方劍』，恰巧手握病廚門的銅環子，一開一地一轉，開了門，一開門進來，緊急道：『這裏門外打得清。』他又喝醉了醉得不醒，像喝過紅。沈士學看了氣滾滾，連聲罵：

「畜生！畜生！給我滾出去！」

沈慶氏與沈貞兩人協力推他出去。他却不但不聽，且越發罵：

「王玉酒醉桃花宮，

韓紫梅生來好貌容，

鄉人一見銷心魂……」

沈順手把雞媽的下巴一摸，做眉做眼地一笑，又唱：

「兄封國舅妹封在桃花宮。

內侍臣還帶上九重……」

沈張氏打脫了孝諫的手，漲紅了臉，飽含着淚，却不敢聲張，恐怕氣壞了丈夫。

誰知十幾早就看到了，「啞啞」一聲昏厥過去。母女二人慌張施救，好容易才蘇

醒了。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只曉得落淚。

連接三天不見聲息出現，連接三天過着太平日子。到了第四天，他回來了，居

終沒分辭，他走起路來，走之父親在邊，叫一聲：

——爸爸！

做父母的人，總覺得：不給子女設法，遇到任何困難，祇須他肯回頭，他還是自己斷骨來，還能獲索他繼續愛護。士摩滿以為孝讓固心滿意了，所以替他叫：「爸爸」的時候，也同他點頭招呼。他又向沈張氏與淑貞一一招呼了，然後一本正經地向他父親問：

——爸爸，我多少歲了？

——好容易，三十二啊！

——我有沒有成人？

——越發糊塗了，你親爺討了，女兒也生了，不是你的老終因為怕空襲，領了小孩住到江北娘家去了麼？如何還來問我？

沈張氏以為他中了戲，才出這樣離奇的問題來，便詰問他有沒有病。他搖搖頭

地

，又接續道：

——我既然「成了」又「成人」了，我要自己打出一片天地來，不願老在家中吃「盞空飯」！爸，請你分家罷，將我所應當得到的一份份給我，讓我得以向外發展。

——孝讓，你這句話當真不帶翼？

——爸，那有不帶翼之翅？

——孝讓，「知子莫若父」，果真你能打出一片天地來，未嘗不是一件喜事，一件大大的喜事；但是，我恐怕你沒有這種能力，尤其沒有這樣的決心。——能力差些，我可以幫你的忙，缺乏了決心，便無法可想了！

——爸，你對我言懷疑？

——有！有！你個娃你手頭的花花完了，使苦肉計，甘言蜜語來騙我解囊！

——你既言這般疑心，這要個姐兒帶帶時不說了！

鏡掉頭不顧而出。

他走後，沈張氏與淑貞奇怪士馨怎麼去麼？或許他有苦向上呢？但士馨始終堅持自己的見解是對的：他不是自新，而是欺騙。

——你們看好了：將來「事實」會證明我的眼光是準確的。

這個「將來」說不遠，十多日以後便「「事實」」發生了。那天上午，約莫九時左右，突然有位「法醫」來訪問士馨。最初淑貞等以為那位法醫向來認識士馨的，所以請他過屋。可是見了面，士馨又不認識他。他自稱：「奉了法院的命令，來給沈先生驗驗身體」；又說：「公文在男弟的皮包裏，你一會兒再給諸位看。此處是兄弟的卡片和證明文件，請那一位過過目。」沈張氏所識字不多，士馨自己會猜，當然由淑貞「過目」了；仔細細細一下，那些文件絕對是真的，於是只得由他檢驗身體。他檢驗得很詳細，在一張表格上一項一項填寫。檢驗完畢，自己醫藥室；然後一面收拾聽筒等等，一面緩緩地說：

——沈先生實際上沒有什麼病。這個誠眼病是怎麼證驗成的：只要沈先生放真心，這個病不出一月便通通要破了，所以算不得什麼病。心病還需心藥醫，我奉勸沈先生萬事不要過以認真，「看得穿，想得穿，不難變成百病關」，就是這句話明！

——張大夫，您所講的病情很對。但我請問您：法院如何注意到我的疾病呢？

——哈！哈！這件事，老先生，這話……還得請您聽了不要生氣！

——不生氣！您說！您說！

——令郎向法院呈了一張狀子，請求禁治產。

——「禁治產」，什麼「禁治產」？

——就是說沒有資格治產，要取消他的治產權。

——笑話奇談！什麼說我沒有資格治產？我自己掙來的產業？

——令郎說您患神經病，所以法院派兄弟來檢驗一下。

——檢驗結果呢？

——倘使心果然忠誠經病已癒，我如何會這樣向忠直顛呢？總放心好了；兄弟還說必定套進去，保管令郎的狀況回，說不定命，那還要受罰哩。

——謝張大夫！沈氏與淑貞同聲說。

——不敢當！不敢當！

沈士聲却氣呆了。

事後，三人商量，決定在最近期間，把家產分了。原因是：孝讓一天不得着財，一天不安定，他總要出花樣，使人不得好好地過日子；而且不把財產分給他，他依然在外添費，一切推在公賬上，分產之後，各自負責，他不能賴人了；反正這筆款子名份是他的，早晚終須給他，早給他早些省却麻煩。最初，士聲李文都不肯給，反而要登報申明，與孝讓脫離父子關係。沈張氏與淑貞極力勸士聲：孝讓是狠心狗肺的人物，記了恨，任何事都做得出，犯不着同他結怨；把家產分給他，登報聲明已經折疊了，此後經濟責任由各人自己擔負，豈不是好？士聲一想，頗有理

處

函，也就答應了。

他使卜者擇了一個吉日，約着了族長與親戚（連家裏的岳父母婆舅等在內），請了一位律師，舉行分家儀式。士魯本人，因為聽得了這種解決辦法，心頭一寬，病勢減輕許多，掙扎起牀，坐在一張藤椅子裏，叫人抬到大廳中心。他聽着大家的意見，略略說一說，立刻宣佈實施方法：他把遺產分不動產的估價列成一筆數，再將數分爲四份：他自己佔一份，後妻得一份，兒子女兒也各得一份。不動產的估價，後妻的一份不動產多於動產，兒子的一份倍於相及，自己與女兒的遺產與不動產各半。理由是：男子善於經營，多些動產即多些活動能力；反之，婦人沒有經營能力，祇可保守，藉藉不動產的收入爲生。他自己無所謂，這真將來有丈夫庇護，所以不必偏重。這是最公平的辦法，大家聽了很贊成，老妻也覺得好。於是上卷收既已經準備好的契約，請各人閱覽一番，然後簽名。族長竟說：『……』張氏、孝誠、淑貞。跟着簽字；繼而輪到諸位親戚，最後律師簽字作證。簽蓋既畢，

士馨一份份分給各管家人收執；又簽了大衆的面，授給律師兩份：一份請律師保管，另一份請律師代向法院定機關呈請登記。

分產儀式告畢，士馨又告訴大家：自從他前妻沈張氏去世之後，即以沈張氏爲繼室，今日叫她正式與諸位做做契份。這三張契份，是給各管家人的，奉請大家在收執分產契約，不敢不答應，只得率領妻女向沈張氏行大禮，上前稱呼。淑貞與沈張氏情成極好，自然很願意行禮。接着沈張氏自己叩見族長，又與諸親戚致禮。禮畢，士馨取出準備好的「扶正證書」，請大家簽蓋；又以契份交給律師，請他保管與呈請登記。此後便是宴席，士馨告了罪，回到牀上休息去了，席面由沈張氏、孝謨、淑貞三人招待。隔一天，士馨在各大報上登了關於上述兩事的廣告。

廣告一登出，孝謨夫婦也失了蹤。起初以為他們又到江北去了，沒有注意。末孝謨的岳家差人來門外請去，說：「一次，大家商量，過了個月，士馨接得一張短紙的明信片，說他們父、妻、女三人已安抵高縣，身體很好，請大家不要掛念。至

地

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幸談在那邊幹什麼事；却一字不提！此後便是迢迢的綫路，
年不遇香閣。

在此字字中，沈家有兩件喜事值得記載：一件是沈士存納鼓浪嶼完全痊愈了；
另一件是近來沈家常常嘔吐，彷彿有了「喜」。雖則淑貞還未訂婚，然而她的一
位女同學姊哥哥，在重慶大學讀書，與淑貞頗有好感，每星期至少會面一次。或男
的與沈家來，或淑貞到他家裏去，訂婚之期當不在遠。所以，沈家花園又復欣欣向
榮，正如迎春的草木，充滿了希望與光明。

這座「山城」的天氣是相當特別的：冬季多霧多雨，幾幾乎可以多形容貴州
的名句來形容它：「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下面的句子不必背下去了。
直等到三月春轉，日月換陽光以俱來；從四月初至六月中旬，天氣最好，以後又太
燥熱了。這時正當四月下放，天氣更朗得很穩定。沈家花園裏百花爭豔。沈家花園
裏的花園原是著名的：每年沈士存母親或派人攜帶異花去參加成都的花節，每年

勝此喪勝利而返。只有去年一年，一則心坎欠住，二則自己病倒。所以沒有參加。而今今年，受了去年的影響，花園還待整理，宛如久病後回花園主人，需要長期調養，元氣未復，不能與人競爭。雖則如此，若說僅僅悅目，花園所有的花籃夠了。每日清晨，士琴最先起身，攝手攝脚地，不喚任何人。此刻園丁老楊早在客廳裏侍候他：盥洗臉，漱漱口，飲了一盞香湯。於是主僕二人說說談談去看花園：那裏應當剪住，那裏應當培壅，士琴一一吩咐了，有時自己的手，看過花園，洗過手，士琴倒來吃粥，淑貞已經睡在那兒：她是要七學的，不能一睜眼睛。至於說張氏，這位二十八歲的少婦，深得夫君的寵愛，尤其證明了懷孕之後，不到九時是不離床的。中飯只有士琴夫婦兩人吃，下午放學之後，淑貞往往領了一羣姑嫂女中前同學來玩，沈家花園頓時熱鬧起來。士琴也樂於應酬這些小朋友，而士琴太太親自來花園陪她們。有時她們玩了一兩個鐘頭便散了，一時還有吃晚飯。從午飯到淑貞回家這段時間，香沈張氏午睡約談，士琴也乘釣於嘉陵江畔，武勝卷於大黃橋

樹底下，靜觀鳥雀往返；忘掉了與君存履，忘掉了喜樂悲愁，忘掉了大自然，忘掉了沈士驤自己；進了無物無我的妙境！

士驤是場面中人，交友極廣，剛應頗繁。初時因體力未復，一概謝絕了；邇來身體日健，偶爾也出去敷衍幾次。有一次晚上，宴會歸來，大概多飲了幾杯，脚步歪斜，於踉蹌回門時跌了一交，經經的一交，却因此中了風。連夜延醫治療，擾擾喚喚亂到天明，終算脫離了險境，但是免不了半身不遂，癱瘓在牀。家中缺乏男子主持，大家想起了孝賢。孝賢一去半年有餘，音問不絕，到何處去找他呢？只得在莊裏，成羣，萬縣三處派報招尋，在廣告內提及了士驤的中風，希望孝賢回家主持一切。這條廣告比長州符意益：不出二十天，孝賢與沖沖領了老婆女兒回來了。他向牀上望了望父親，似叫非叫地呼了一聲。幸而中風以來，士驤失去了智慧似的，癱瘓地活着，其餘什麼都不懂，否則呢，見了孝賢這副行徑，至少要氣個發昏。孝賢見過父親，一人一溜溜走了，拋下妻與小孩。孝賢的娘子生得姿美，老實到透頂，

見了丈夫彷彿老鼠見了貓。她起初不敢與婆婆小姑交談，後來覺得她們很和善，不覺會到丈夫面前去申是非的人，就漸漸接近她們，終至引她們爲知己：她們都站在被壓逼的線上，自然而然團結起來。她把丈夫虐待她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她們，請求她們援救。原來孝諫分得了家產，把不動產一古腦兒變了現錢，掙數買了一大批私土，運到某縣，想在那兒轉賣給漢奸們，以便運進漢口去。本地有慣流氓頭腦要「分肥」；不知道孝諫拒絕了他呢，這是分得不夠「肥」；他老羞成怒，向禁烟處一報告。逮捕，充公，罰款，監禁，風潮雷行，幾乎搶斃！吃盡當光，差不多變成乞丐了，孝諫想出賣他的老婆。人已經來看過了，價錢也講妥了；忽然在報上見了招尋廣告，孝諫就變更方鏡，教着這「放白鴿」；寫得錢到手，更偷偷領了妻子與小孩跑了，回到重慶來。他這次的回來是不懷好心的。

他這次的回來是不懷好心的，目的在乎佔領產業。當初的四份產業，自己的一份花光了，還剩三份。父親病到這步田地，大概沒希望了，這份產業是穩的；要不

然，性急些，再要一次「禁治產」的巴戲，這次不愁不成功：病人已經變爲白癩，豈能治痊麼？這母年齒不大，而孔很過得去，如果有人要買妾生子，她壞了胎，賣出去，至可得三四百塊錢。至於淑貞，早早把她嫁了，逼她交出產業；萬一她不肯服從，那麼，哼！橫一橫心，不管她是不是我的鰥親妹妹，賣了再說！

孝讓日夜在打「如意算盤」，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機密極了。誰如沈張氏與淑貞得了孝讓妻子報告，——關於萬勝那件事的報告，並非這個計劃的報告，因爲孝讓恐怕洩露消息，不敢告訴她，——早存了戒心。某天中午，恰是星期日，淑貞在家吃飯。孝讓領了兩個不三不四的人到家裏來，說是他的朋友，却又不留他們吃飯，將了一個圈子走了。孝讓跟了他們出去。孝讓一跨出門，孝讓妻子便哭哭啼啼地向她的婆婆跪了下來，口口聲聲求她「救命！」沈張氏嚇了一跳，淑貞也就呆了：兩人追問究竟。她說：

——我雖則不認識他們，但我敢於斷定他們是賊，孝讓又要出賣我了！

……大嫂，我們送你回家如何？

——不行！不行！家嚴最怕女婿，他決不敢反抗的！

——怎樣辦？

——考慮一下再說。……不行……也不妥當！……還是？……有了！有

了！大嫂，送妳到族長家裏去。

——爲什麼？

——這爲了什麼？

——這因爲孝讓最怕族長。這位孝廉公不但文筆來得，而且是有武功的。無注無天的孝讓，見了族長，伏伏貼貼，好像纔見了大公雞，真叫做：「一物一類」。族長又是最義俠的人，決不會拒絕帮忙的。

——淑貞講得有理。

——全憑黎婆與小姑作主！

●

「後不如送，送不如急」；淑貞主張立刻送她去，果真立刻送。族長對於孝誼的行爲並不吃驚，吃驚的乃是聽了族長解釋的淑貞：他估計這次孝誼不打算出賣妻子，而憑賈淑貞或他的繼母，甚至兩個人都出賣！淑貞仔細思量，族長的話很有道理，不禁爲自己，爲繼母膽寒起來！她請教族長用何方法可以防患於未然？族長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良好的辦法來：士穉瘋癲在牀，沈張氏與淑貞當然不能離開他；孝誼的妻子躲在櫃家裏也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雖則他自己年逾七十，不怕流言，究屬不合法理。罷！罷！反正老頭兒在家空閒無事，不如住到沈家花園去，看情形再說，他想到就說，說到就做：一小時後，他早與淑貞等在園裏散步談天了。當天孝誼沒有回家，明晨歸來，一見族長，猛地一驚，但不敢詢問。族長微笑解釋道：

——昨日下午老夫來領士穉賢姪，貪戀貴園風景，就老實住了；想多住幾天享受些清福；諒來賢姪孫不會反對的罷？

——公公說那裏話？歡迎之至！歡迎之至！

族長倚着寶器，攥了孝儀的手，到園中去散步。淑貞和孝儀的婆子跟在後面；——沈張氏留在病榻裏。他們開步的時候，送着一顆大毛竹，橫臥地上。族長舉了它一眼，俯身用兩個指頭捻它起來，抬到胸口那般高，又把它擲下。他笑道：

——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老夫發財了！

孝儀等俯首解去，竹上指捻處已經洞穿了，像錢子鑽成的那樣——族長一面說，一面走。一會兒檢起兩枚雞蛋大小的石卵，放在手中，極隨意地磨擦，不久，兩枚石卵磨成了粉末！他撒了符，拍拍孝儀的肩說：

——孝夫半生讀書，半生習武，粗有三分膂力，最愛管閒事；若逢不忠不孝不節不義的匹夫匹婦，孝夫手指一捻，手掌一摩，就要送他上天！哈！哈！哈！讓官！讓官！現今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告寄我：你會否聽見過不孝父母欺陵妻子的狗男女呢？他應有的話，我一定把他的腦殼子搥個粉碎，難道他的頭顱比石子還硬？你說？

沈孝廉還有兩個，面色黃瘦，骨瘦如柴，白中帶紫，洗過一個成精的南瓜，與其爭相爭奪。第一句，願一旬。第二句，願一旬。第三句，願一旬。第四句，願一旬。第五句，願一旬。第六句，願一旬。第七句，願一旬。第八句，願一旬。第九句，願一旬。第十句，願一旬。第十一句，願一旬。第十二句，願一旬。第十三句，願一旬。第十四句，願一旬。第十五句，願一旬。第十六句，願一旬。第十七句，願一旬。第十八句，願一旬。第十九句，願一旬。第二十句，願一旬。第二十一句，願一旬。第二十二句，願一旬。第二十三句，願一旬。第二十四句，願一旬。第二十五句，願一旬。第二十六句，願一旬。第二十七句，願一旬。第二十八句，願一旬。第二十九句，願一旬。第三十句，願一旬。第三十一句，願一旬。第三十二句，願一旬。第三十三句，願一旬。第三十四句，願一旬。第三十五句，願一旬。第三十六句，願一旬。第三十七句，願一旬。第三十八句，願一旬。第三十九句，願一旬。第四十句，願一旬。第四十一句，願一旬。第四十二句，願一旬。第四十三句，願一旬。第四十四句，願一旬。第四十五句，願一旬。第四十六句，願一旬。第四十七句，願一旬。第四十八句，願一旬。第四十九句，願一旬。第五十句，願一旬。第五十一句，願一旬。第五十二句，願一旬。第五十三句，願一旬。第五十四句，願一旬。第五十五句，願一旬。第五十六句，願一旬。第五十七句，願一旬。第五十八句，願一旬。第五十九句，願一旬。第六十句，願一旬。第六十一句，願一旬。第六十二句，願一旬。第六十三句，願一旬。第六十四句，願一旬。第六十五句，願一旬。第六十六句，願一旬。第六十七句，願一旬。第六十八句，願一旬。第六十九句，願一旬。第七十句，願一旬。第七十一句，願一旬。第七十二句，願一旬。第七十三句，願一旬。第七十四句，願一旬。第七十五句，願一旬。第七十六句，願一旬。第七十七句，願一旬。第七十八句，願一旬。第七十九句，願一旬。第八十句，願一旬。第八十一句，願一旬。第八十二句，願一旬。第八十三句，願一旬。第八十四句，願一旬。第八十五句，願一旬。第八十六句，願一旬。第八十七句，願一旬。第八十八句，願一旬。第八十九句，願一旬。第九十句，願一旬。第九十一句，願一旬。第九十二句，願一旬。第九十三句，願一旬。第九十四句，願一旬。第九十五句，願一旬。第九十六句，願一旬。第九十七句，願一旬。第九十八句，願一旬。第九十九句，願一旬。第一百句，願一旬。

以上種種變遷，種種經過，皆是當了士聲的面舉行的，可是他不會再知道的了；他的智慧始終沒有恢復，真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聲」。不過，雖然當了極而舉行，又有族長代表主持，一切都合乎法理與人情。士聲的病勢，當初是什麼樣

，至今還是那麼樣：癩癩原是長病，往往有守床十多日然後去世的！大家希望的是：沈張氏醒盆之後，情使是一個男孩的話，或許藉此刺激，能使病人恢復一部份的理智。沈張氏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這個希望倒實現也一天近似一天。然而到了十月下半月，病情有加重的趨勢，全家着急起來。中醫西醫請了一大批，藥石下肚如石沉大海。族長一見不妙，建議以淑真的婚禮來「冲冲喜」。天下常有絕對不迷信的人，處於某種場合，爲了孝順，爲了慈愛，不得不迷信，至少也要舉行些迷信，或近乎迷信的事：因爲「萬一」是「無可奈何」的好摺手，人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總希望「萬一」來援救。「萬一」冲冲有效呢？淑真如此想，大家也如此想。淑真當然是很孝順的，喜冲冲地情願爲父親冲冲喜！男方也答應了。擇定了十一月八日，慶歷十月初九日：「乙卯，水亢定 元武吉日」，把女婿招贅進來。這次的婚禮，由族長主持，雖則「困難方殷，不敢鋪張」，却也像模像樣的。交拜之後，族長抱着士聲，坐了受禮，——習俗不准向睡在床上的人叩首，除非躺在床上的

死人。沈慶日眼，眼珠兒也在那裏滾滾地轉；他儘不曉呢？就俱棄利斷了若就他面無表情這獸胎，極或許不懂；不過他儘可心明明白，而面部肌肉不服從命令，無從表示起。這倒是很成功的，只是孝鏡沒有出現？他到那裏去了呢？只有天知道！

沈慶日眼已到了足月，淑貞結婚那天又勞動了一番，喜期的翌日肚子「發動」了。從十一月九日晚上七時痛起，因為是初產婦，生產歷程比較長些，直到十日上午九時，小孩方鬆落地，再隔半小時，胎盤排出。所生的是個男孩子，有八磅重，不能算瘦小了。十日這一日是散貞燒三朝，三朝向例要「雙回門」；平常是新娘帶了新郎雙雙回娘家；現今反其道而行之，新郎帶了新娘雙雙回夫家去。可是因為沈慶日生產，淑貞把回門延到了今天，空中小孩下了地，向父親磕頭道了喜，方纔出發。出發之前，又這人把長子帶來，暫住下，防備孝鏡回來，以壯孝鏡妻子的膽子。淑貞一走，家中就剩下一個病人，一個媳婦，一個新生孩子，而孝鏡的妻子

又是個惹貨人，多讓向任何人下手都可以，幸有族長來「鎮宅」不可！族長順眼這種情形，慨然答應了。

至於那「奇事」，男娃一醒睡丁六個鐘頭，到下午纔醒，產婦當然很快樂，所以精神很好。小兒啼聲很宏亮。就由孝讓妻子抱了，去拜其父親。族長自擗了一柄傘，苦作小孩走；——習俗未滿月的孩子不許見「三光」（日、月、星）的。孝讓妻子把孩子抱給士讓看了一看，放在枕頭上，讓小孩啼哭了一回。哦！醉醺醺忽然士讓笑了一笑！族長與孝讓妻子親眼看清的，決非幻像。孝讓妻子俯下身，告訴他是一個男娃子。他又笑了一笑！於是兩個人與沖沖小孩抱回房，把這件「奇事」講給產婦聽；產婦更快樂了，從此當抱小孩去拜訪父親，士讓有時有表示，有時無表示，然而無論如何，他總神智「清醒」了。

淑貞與丈夫在家住了三天，到這日回家來，聽了這件「奇事」不相信。她親自試一次，的確如此；她又攜自己的丈夫前去，指給父親看；士讓居然笑着點頭！

士靈的麻木是精神喜沖好的呢？還是嬰兒啼聲啼醒的？還是兩人合奏的功績？這很難分析，而病勢的減輕是確實。

然而，咳！這不是病退，乃是迴光反照！士靈半清醒了幾乎半個月，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突然陷入昏迷狀態，種種治療皆屬徒然。他昏迷了三天，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絕了氣。那時沈張氏已能起牀，伏在屍上，號咷大哭，好容易給淑貞勸住了，勸她保養身體，勸她扶養「小弟弟」成人。她們對於出喪等等都是外行，只得再度諮詢族長了：七十二歲的族叔為五十一歲的族姪治喪，送命的悲短，相差竟至於此！

直至此，孝談始終不見。

他們先在報紙上登了一則訃聞：

訃告

顯考沈公士樞府君寤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未時壽終於蓮
蓮××塋沈家花園本宅正寢距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二月七日卯時享
年五十有一不孝男孝讓行役他方不孝男仁讓尙在襁褓不孝女淑貞隨
時在側親屬含殮謹遵 繼母命定於國曆十二月三十日超主展奠翌日
權厝於大瓶坎長安寺俟關事平靖後再行卜吉安葬叨在

友鄰
舉成泣哀此告

子仁讓泣血稽顙

奉繼母命孤哀子孝讓泣血稽顙

女淑貞泣血稽顙

子婿陸文偉泣血稽顙

新聞一登出，孝讀立刻出現了：出現不是他個人，乃是他的廣告。

沈孝謨警告沈張氏

竊孝謨生母任老孀人業於三年前去世家嚴沈士馨亦於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孝謨服役在外聞耗奔與忽見重慶各報載有關於家嚴之赴告內有「奉繼母命」及「孤哀子仁謨」云云無任該與查家嚴在日納張氏爲妾家慈西逝後張氏並未扶正在法律上毫無地位何以繼妻自居致有「繼母」之稱又查該氏並無子女卽家嚴臥病之日該氏亦未懷孕則所「孤哀子仁謨」者究係何人凡此種種孝謨請縣承廳顯係該氏乘孝謨在滬服務涉通匪類竊道尋常實屬估虛業除依法嚴究外特此登報聲明異象以告諸親友

這是一股子氣一箇勁，素來與沈張氏，見了結營了，就是滾滾，也未免搖曳。所幸她們家中住着一位「智多星」，那就是族長沈宏道。依宏道的見解，孝讓這段廣告很奇異攻殺的：孝讓向沈宏道，而「我們」却有真惡貫滿的，怕他做甚？宏道去約了那位於分家時存見証的符師來，大家商量之後，決計登三個廣告：一個由沈張氏出面，斷斥「假子」沈孝讓；一個由族長沈宏道出面，證明沈張氏及小孩的身份，把扶正時所立的那張「扶正證書」捫影製版一同刊載，——孝讓自己都在這張紙上簽過字，查過章的，現今突然否認她為繼母，豈非自打嘴巴子？——而且隱約提及孝讓在萬縣時的不法行爲，如果孝讓不自覺悟，宏道就要檢舉了；一個由律師出面，除證明上述兩個廣告是事實外，聲明沈張氏聘爲長年法務顧問，「如有侵害該氏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查究懲罰之責」。這麼一來，聲勢浩大了，不孝孝讓不俯伏！無奈孝讓執迷不悟，又來一個廣告：

沈孝謙與答沈張氏

頃閱本市本月二日光明報載「沈張氏謝斥繼子沈孝謙」

沈宏

沈宏告類孫沈孝謙」
「大律師封士德啓事」等三則廣告。沈宏與沈張氏始終係先嚴侍妾若淑底育之則係孫房丫頭而已。伊何有資格訓責人耶。儼然以「繼子」之稱加諸孝謙。頂上實屬膽大妄爲。至於沈宏遣陸孫沈氏。族長然我國向例家族中陸孫份論年節彼僑類此兩端長善族耳。幸以僑編入在案。沈宏遣與沈張氏過往甚密。此番又爲沈張氏助。雖若非科合會。皆定係別有所圖。則沈張氏前日所發計聞「孤哀子沈仁謙」之來源。陸孫更有緣。當得以探訪乎。至若律師輩原以金錢爲目的。類例是甚。實論人格。區

沈宏道買了這個廣告更氣得發昏，第十二！他素以途徑家自居，無緣緣故孝誦給他這麼一個風流罪過！難道他和沈張氏生了姦，生出仁讓來？爲了姦姦，不惜把絲帽子戴上死去的父親的頭；這種東西還算得人麼？大家倒了公債，一起進狀子；告不孝的告不孝，告毀壞名譽的告毀壞名譽。但是法院亦把孝讓沒奈何，到鄰裏去「傳」他？「只在此地中，虛深不知處」！三次傳不到，就在報上刊了一個公告。孝讓讀了公告，知道事情弄大了，更躲匿後不敢出頭。

在沈宏道沈張氏這一邊，一方面應戰，一方面料理喪事，這其間有兩個搖樞：十二月八日淑貞的「滿月」；十二月十日是仁讓的「滿」月；這兩個滿月雖則名同實異，於理都該慶祝的。然而十二月四日是士學的「首七」，十二月十一日是他的「二七」；喜事與喪事同來，令人不知應當慶祝應賀哀？不過從禮教上看眼，士學是父親，是家主，他的喪事高於一切；在他未「滿七」以前，家中不應當有什麼宴會；何況「五七」未過，尙在懸孝中呢？考慮的結果；關於仁讓的滿月，只在家中吃

難，別無其它舉動；關於淑真的壽月，宴會在夫家舉行，淑真本人不穿白色的孝服，——爲的她已是出嫁女兒，尤其是「新娘子」，不當觸犯夫家之忌，但遵守民國禮法帶黑色臂紗，她可以招待親戚與來賓，但避免正式宴席；於是禮教人情，面面顧到了！

孝讓當然不參加這兩個壽月，但他也沒有表示，就是說：他見了法院公告之後，倘若參軍，不再繼續廣告。可不是默然而息！宏道等提防他在出產那一天來搗蛋，那一天他果然來搗蛋了。在重慶，冬季是雨季；不是傾盆大雨，也不颳大風，只是陰沉沉的毛毛雨下個不停！這種天氣，在太平時世，最惱人；在抗戰時期，它却是掩護飛機，敵機不敢冒險飛過三城來轟炸。沈士驥臥病在牀時，曾經達到空襲；沈家花園有很堅固的防空壕，祇須把病人移在帆布床上，向壕中一抬，便安然無事。沈張氏的做處格已進了雨季，倘使士驥不死，不強逼她起身的話，總儘可安穩穩守床一個月。到了士驥出喪的禮日，即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左右

，忽然放晴；到了正日，天朗氣清，竟像頭九時節。吊客來了不少。正欲請大家點主的時候，沈張氏等所恐懼的事情爆發了。

——不許開吊！不許開吊！

孝讓舉着大踏步走進孝堂來，他後面跟着幾個人。沈宏道恨孝讓恨了入骨，不管三七二十一，迎上去，老屈捉小雞似的，抓過孝讓，頓靈前一擲，擲得孝讓發語似的直叫出來。宏道氣憤憤地吼道：

——士靈英靈不遠，我代替你教訓這個逆子！宏道舉起手……

——慢來！慢來！老先生慢來！

——是下是？

——鄙人姓荀，是法院推事；這位姓孫，是檢察官；這兩位法警，這位是伴作

。請教老先生……

——我是沈宏道！

——

——原來是孝廉公，失敬得很！這位少奶奶……

——是我的繼媽！淑貞搶着說。

——小姐，憑自己……

——沈淑貞！

——這位？

——我的嫂子；我的丈夫！哪！省得你一個僱問！

——好極了！好極了！人都齊在這裏！鄙人到府上來是奉了公事來的。這位沈

孝讓先生在地方法院告了一狀，說他的父親沈士穆死得可疑，所以我們……

——來驗屍的，是不是？

——老先生說得一點不錯！

——混帳！

——哦！老先生……

——不是罵他，我罵這個小子！

孝讓又直喊苦痛。

——老先生，您先平平氣，我們洗耳恭聽。

——您這當道小子是人呀！……

沈宏道一口氣把孝讓的脈作所寫說個詳細：說他如何狂煙濫賭呀，如何向父母騙錢呀，如何士釋寫了他氣出精來呀，如何孝讓乘醉鬧戲謔母呀，如何在萬縣販賣私土並欲出賣妻子呀，以及最近的「廣告戰」。

——……這還算得人麼？

沈宏道氣極了，舉手向桌子一拍，桌子一拍一個洞。大家一震，推事直覺地向後退縮兩步。至於孝讓方纔回想起那天在囚中沈宏道撻石成粉的一幕，更覺得能

——沈孝讓先生的行爲，推事接着說，法院也知道一二，席位的皇子還沒有

證明。只因爲沈孝讓先生所控告的情節比較嚴重，所以先辯，並不是說沈孝讓先生自己可以逍遙法外！何況如老先生剛才所說的情節之一，販賣私土一款，諸位在狀子裏沒有提及；如果正式檢舉的話，以沈孝讓先生所販的數量，查辦屬實，罪該槍斃的恐怕不止沈孝讓先生一人！

沈孝讓聽了這番言語，抖上加抖，像雪地縮作一團的癩狗！

——在此情形之下……檢察官也開口了。

——驗與不驗須由原告決定的，推事問答着。

沈宏道踢了孝讓一脚，問：

——畜生！怎麼樣？

——孝讓情願認罪！

——那麼請你在狀子上批幾個字，簽字蓋章，圖章不在身邊，打個指印也可以。

孝謹屍在狀子上批了一句，又打了指印，遞給推事。推事看了一眼，遞給檢校實；再由檢察官看了遞給沈宏道。沈宏道當衆朗誦一番：

「孝謹並未告發殺人，情甘摺驗；將來如發現新證據，當承申舊請」。

大家聽了沒開口，忽然兼以「無主服」出名沈服氏昂首反對，態度很堅決。

「不行！這句『將來如發現新證據，當承申舊請』是他日的禍根！今日既然族長法官都在此地，還請開棺驗屍的好；如果驗得士醫死路不正，一切由我負責；如果驗得士醫確係病死的，由誰負責？」

——應由原告反坐，推事回答，平人尚且如此，何況所驗的是原告的父母屍體呢？

——小小小人情願……性……改！

孝謹把「情甘摺驗」以下都塗去，在旁加上：「永不復讐」四個字。推事自己也註了一條：「原告當衆親筆改改」，簽了自己的名字，蓋過了章；又命孝謹打指

印；又請檢察官與族長沈宏道簽蓋作見證。諸事完畢，大家必須放下了一塊石頭。推事與檢察官及伴作告別而去；隨行時，推事吩咐兩個法警道：

「今天是沈士驊先生開市的日子，我讓沈孝謨先生留在此地，以盡人子之孝。你們好好地陪伴沈孝謨先生，行過了禮送要請他回院的，懂不懂？」

——是！

——是！

孝謨只得老了面皮，匆匆做起孝子來；他愁迷迷，但無法縮，那兩個法警懂得「好好地陪伴」的弦外餘音，自然不敢放鬆半步；因此孝謨更送不成。他也向他妻子打過手勢，暗示於她，叫她幫助他；但當她想到她幾乎被他吞入骨棧，恨死他，給他一個不睬！

一點點過去，開棺葬祭，忽然有空襲警報。一切都整備好了：孝子仁讓由母親抱了，捧了神主，先向防空場走；其次是八個抬夫抬土庫的靈柩；其次是點完的大黃

和兩位落賓；其次來賓，其次家族；反正防空燈就在圈中，很近，不用慌忙。孝誠與法雲若在最後。

溫而是緊急警報與敵機入市。

敵機在城內下彈，離沈家花園很近，防空砲都震動着。未幾天空有機關槍聲，大概我機與敵機在交戰了。正當大家屏息凝神的時候，孝誠狂奔出洞。他跑得不遠，一顆流彈射中他的腦袋：他身子濕了幾濕，跌倒在地。

大家目睹了低聲嘆息，他的妻子抽咽着。

沙坪壩，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日下午四時許。

人
類
學

二
三
六

新三蟲

去年暑假有位同學遞了手冊，要我題幾句「自己做的」句子，以留紀念。我就寫道：「生平最討厭三種蟲：懶蟲，懶骨蟲，碰頭蟲；最愛兩種動物：深山的獅子，太密的蒼鷹。祝君為獅為鷹，不要墮落為三蟲！」

中國人有件別國人所沒有的老領，就是會享清福。有錢階級如此，貧苦階級也是如此。大人先生的跳舞場、喝咖啡、過去的姑姑宴、今日的××飯店（聽說有五十大元一客的大菜），可賣賣豆花、腐乾、落花生的滄茶館作對比，都是享清福的所在。聰明「清福」的「清」字往往是「混」字或「濁」字的化身，既已叫順了口，也就不必更改了。更方便的，——却不一定是最省錢的，——便是幾團麻將。反正前線敵人的砲火不會強到這裏來，而敵機下的彈不會掉在我的頭上，落得寫意！國家大事麼？哈！哈！哈！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所以不必擔心！

尤其是智識階級，清閒得可怕！士大夫之輩，享清福，自苦已然，於今爲卿！精神總動員中，有幾個名流，幾個學者，幾個專家「真地」出了門？難道抗建工程用不到智識階級麼？還是自暴自棄不去找工作做？

一首而蔽之：爲了懶！

懶蟲與懶骨蟲是親戚，是中表。懶蟲的血管裏流着黏竹蟲的血液，而懶骨蟲的血管裏也流着懶蟲的血液。一天到晚，精神不足，醒似睡，行似跌，坐了想，躺了想，睡了講話蚊子吵吵，有意無意鑽樓頂上隨風而轉的風簾，倘使飢餓不食致人於死，連飯都懶得吃，嘴都懶得隨，屎也懶得撒；東風吹則西倒，西風吹則東倒，腳踏之則塌，放之則圓，推之則厚，搓之成條；此之謂懶骨蟲！這是懶蟲，這是懶蟲，這是比蠅蟲腐臭更不如的東西！

至於破頭蟲，牠是懶骨蟲的孫子，還有更深惡痛疾的形容詞可以加到牠身上去麼？牠是懶骨蟲的孫子，孫子的孫子，孫子的孫子的孫子！說！誰要我描寫一番麼？

？大可不必！縱目而視，何處沒有種頭蟲呢？直比大螽斯臺的蛆還多！

類是，種骨蟲，種頭蟲把僅大一個的毒民國蛙蝕得七零八落！

莊子云：『有鳥焉，其名爲鵙，實若蓬山，翼若雲天之雲。』安得乘鵙而冲天，省得見了三蟲生氣？要不然，老天，以化爲大脚仙：脚廣三千里，長六千里：一脚踏下，踐死三蟲萬萬千千！

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

地獄相

郝慶齡郝慶祥兄弟兩人走出滬東大樓；他們是中國職業補習學校的學生。自從上海淪陷爲「孤島」之後，租界以外的學校紛紛遷到租界裡面來，租界內的大樓如：浦東大樓，大陸商場等等，都變爲「學校窠」；每校租用若干寫字間，勉強開學；甚至有同一的寫字間出租給兩隻學校，上午是甲校，下午是乙校，或從某時至某時是某校。在此特殊情形之下，各校上課時間祇能減縮，所以下午四時以前，中國職業補習學校已經放了夜學。

這時是八月中旬；立秋已過，酷暑未至；一般新涼與殘餘的炎威交織着，勝利之期實在不遠。愛多亞路依舊熱鬧得很，不過這僅僅是表面；在這條路上來來往往的人，不論步行的或乘車的，大家有一片陰霾遮蔽着自己的心頭，不到中國達到最後勝利是不會開朗的！慶齡慶祥兩人默然地走着，向東新橋走着；到了東新橋

折向東面，不多時走到公館馬路；他們在公館馬路搭乘鐵路有軌電車，向西奔馳而去，直到四路的起點（善鏡路）下車；途中除了買票外，他們沒有開過口。

善鏡路是一條介乎淺發路與巨額達路間由北斜向東南的路，並不長，這條慶祥下取時，電車已經駛過滿石路，這善鏡路早就走了一大半。他們朝北走，走上了法租界的外國海格路，就在這段介乎租界路及靜安寺間的海格路上，——海格路的本身是很長的，從靜安寺直達徐家匯！——兄弟兩人低了頭，步入一條新建的弄堂裏去；他們的家即在弄底。他們在自己的門口站定了，內中一個低聲嘆道：

——哦！地獄！我們又要進地獄了！

——是呀！哥哥，我們的家底真是地獄！

這座「地獄」是一幢兩上兩下的石庫門房子。這條弄堂裏共有一色樣的房子五幢；在北兩排各兩幢，弄底一幢；弄堂祇有一個進出口。弄堂的業主居住了弄底的一宅，女幫了節省起見，把剩餘租給人住了。業主——即大房東——叫做劉敬吉，

寧波人，五十餘歲。當年在吉林經商，任爲法華大藥房的經理。一九一八以後，南下到上海，做了五福有限公司的主任，不久，因爲身體不健康，辭了職，寓居蘇聯脫路休養，一面撥出一部份資產，在海格路買了一塊地，建築遠條多福里，一八·一三」之後，房子尙未十分完工，鄭詠吉便忽忙忙搬進來住了。家中除了詠吉的兩個兒子慶傑慶祥外，還有一個大女兒慶珠，以及他的妻子鄭金氏。鄭家只有一個粗做老媽子，買菜上灶等部要鄭金氏親自動手的。

慶傑慶祥進了大門，疾忙穿過一個小小的天井。這個天井毫無可以留戀之處。兩邊牆上，門牆與側牆，潔白得可怕，主人不准有一絲黃水痕沾在上面。就是天井的水門汀吧，每天也要沖洗三次。或由房主親自動手；或在他監視之下，由鄭金氏動手；或由老媽子動手，鄭金氏督策，但洗過後，房主自己看過纔放心。正中客廳，一排長窗，側廂是一帶半節牆，半節窗；所有的玻璃都很清潔，而客廳裏的尤其品整。說到側廂裏的房客，幾乎每隔三個月換一次，房主不是嫌他們太噪，便是嫌

他們不潔，生生把他們驅逐出去！彷彿此地是聖廟宇，任何汗穢不准入內，也不准高聲談笑！當時房客實在受不住，自動搬走了。

慶傑慶祥二人走到客廳口，先在鐵絲網做成擦鞋垢用的墊子上仔細把鞋底擦乾淨，然後入內。客廳裏上首一幅中堂，一幅珊瑚鏡的對聯，左右兩行紅木太師椅和高脚茶几；中間一張紅木大理石面的小圓桌，四張圓椅圍住丁桌子，也是紅木做的；兩邊牆上各有一幅裝在大鏡框內的五彩國畫。一切潔淨異常，真叫做「一塵不染」。

慶傑慶祥穿過客廳，輕步上樓。他們的父親住在樓上正中一間大房間內，他們的母親和姐姐住在側廊樓上，他們兄弟倆住在側廊的亭子間裏；每個房間的陳設都很簡單，白色的鐵床，白色極細的桌子，白色的椅子，白色的書桌和衣櫥，白色光光的牆，就是床上罷，除了摺得很齊整的被的面子是彩綢外，其它被單與枕頭也是白的，一片白色，令人懷疑跨進了醫院。慶傑慶祥站在父親的房外，屏着氣，光由

慶傑輕輕在房門上敲了一下，聽得裡面「唔！」哼了一聲，然後進去。詠言正在讀點他所心愛的那一部「管理大全」。他們向他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叫了一聲：

——爸爸！

——唔！

詠言頭也不抬，繼續翻點他的書。約莫過了兩三分鐘，——有如過了千年——然後說：

——放夜學了麼？

——是的，爸爸！

兄弟兩人肅立聽他的講下去，但他再不說什麼。於是他們再鞠躬一次，退出房來。詠言始終沒有留他們一眼。慶傑慶祥並不以父親的態度為怪，因為他們來是如此；今天問了一句：「放夜學了麼？」已算格外關切了。

他們走入母親房內，母親躺在牀上。他們的姊姊在房的一端，——備用房是很

長的，——扇火煎藥。他們上前一一招呼過了；鄭金氏拍拍淋淋汗，叫他們坐到枕邊去。擰低低地，淺淺切切說：

——傑兒祥兒，我是沒有希望了！我這個病都是從你們父親氣出來的，「心病還需心藥醫」，那個老頭子永遠不會改好他的脾氣，我也非死不可！唉！我嫁到鄭家裏來，過了數十年，都會享受過一天快樂日子？那個狠心的，當我進門後第三朝向我發脾氣，倘使我不是藉娘子，他早就要打我了！他第一次打在我懷着你們姊妹的時候，打得我幾乎墮胎……

——媽媽！妳又要提舊事了，慶珠放下扇子，走上來說，大夫不是叮囑妳不要多想氣悶的事嗎？媽！踏事放開些，心地一寬釋，妳的病自然會好了。

——珠兒，我倒不盡是爲我自己悲切，只怕我一死之後，你們姊弟三人更要過苦日子呀！

聽到此地，鄭金氏哭了，慶珠等三人也哭了。低哭了一回，鄭金氏嗚咽着向慶

離慶祥兩人說：

——你們去溫習書藝，等得他再來管閑事！

——是一媽，妹安心休息一回罷！

慶珠慶祥沒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坐在各人的小桌子前，攤開書，想溫習，可是心思不能集中。他們的靈魂好像浮大洋中的航船，遇着了風暴，太空烏雲遮頂，海面巨浪撲天，除了沉沒，除了死亡，別無前途可以希冀。它又如被東風捲起的楊花，在空中載沉載浮，連跌帶滾，不知要飄泊到何處為止！他們呆坐了好久，無可奈何，勉強敷衍。他們逐漸定下心來，正當神智比較清楚的時光，忽聽得父親在母親房內叱罵，又聽得慶珠在那兒勸解。他們忽忽隨進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們進房時，他們的父親已經走了；母親在床上呻吟；姊妹一面哭泣，一面掃地；一個瓦甕跌得粉碎，一罐半熱的粥傾翻在地。原來鄒金氏因為胃口不好，想喝些粥，煮了一罐，却給她的丈夫詠吉看見了：在：「有了飯，為何再煮粥？」

由之下，他踢翻了粥，踢碎了罐頭，幾氣憤憤地走了，而且說：「骨子裏沒有病，睡在牀上裝腔做勢！」當作精論。鄒金氏氣得胃痛大發，儘在牀上打滾；鉢盂眼兒閃了兩，方纔洋洋地出去。鄒金氏經慶珠等揉摩好久，胃痛器為靜寂，只得長長地緊了牙齒，說：

——這個老賊，他一天不死，……

慶珠連連向他搖手，意思叫他少開口為妙。那晚慶珠偷出外買了一碗粥，給母親吃了；——她還不敢叫女傭人出去買！但是倔強的慶珠慶祥，到了第二天，偏要自己煮粥給母親吃；慶珠懷了兇胎，惟恐詠吉見了發作；誰知詠吉見了，裝做不見，沒有開口；經此「勝利」之後，每日煮粥是合法的了。

不久鄒金氏飽起床了。她所慮的病，可以算作厲害，也可以算不厲害；說它厲害，因為這是心病，藥石不能治療；日甚一日，可以令人癡頓而死；說它不厲害，慶祥辦人心地爽快，不必請醫吃藥，很快便會痊愈的。鄒金氏起身後拿個月，有一

天，吃中飯的時光，詠吉在飯裏找到了一根頭髮。他把女傭入大罵了一頓，又向鄒金氏叱道：

——媳婦，我養活了妳幹嗎的？

鄒金氏實在忍耐不住了，就回答了一句：

——我當了媳婦，你做什麼呢？

這是火上加油！詠吉跳起來，抓住了鄒金氏亂打。慶珠死力去勸，連慶珠都被打在內。慶傑氣透了，向父親一頭撞去，撞到他沒了幾塊，險些跌倒。這個出乎意外的攻擊使詠吉鬆脫了抓住妻子的手，而趁乘他鬆呆時一溜煙逃了出去。詠吉驚醒過來，正想教訓這個「逆子」，只見慶傑怒目而視，準備對付一切；詠吉下意識地警告自己：這個二十二歲的青年運動員不是可以輕視的，尤其在憤怒的當兒，一切倫理道德都失了功效！他只得把自己的飯碗摔在地上，出出氣，也當做最後的示威。他大踏步走出大門，將大門碰得震響。慶傑交叉着手臂，目送他走，身子動也不

助。慶祥站在哥子身邊，雖則比慶傑鎮靜得多，然而十九年華的熱血也在百脈中沸騰。真一他哥子與父親「交手」，他決不會袖手旁觀的。

那金氏躲在自己的房裏痛哭了一回，然後拭乾了淚，告訴慶珠等三人：她不能留在夫家送死，她決定離開這個人間地獄。她又說：

——你們三人是鄒家的子孫，我無法傾你們走，我也顧不了許多！反正你們年歲都相當大了，你們自找生路去罷！

慶珠等無論如何勸阻，她總不肯聽。她約略理了些東西，裝在一隻手提皮箱內，匆匆走了。慶珠陪伴她走。詠吉回來，不見了妻子與女兒，也不問一聲，彷彿世界上沒有這兩個人的。那天晚上，只有父子三人同寢，大家不做聲，垂下頭悶吃。晚餐後，各自回房。慶傑慶祥在房內交頭接耳地談了大半夜，方纔就寢。到了明天，慶珠獨自歸來。詠吉見了，只問：

——她上那裏去了？

——華甫家裏。

金華甫是鄭金氏的姪兒，也就是鄭詠吉的內姪。詠吉薨了，沒得話說；自然大家跟着不開口了。

隔了一個星期，雙方的氣平靖下來。慶珠自動去接母親；金華甫也極力勸他的姑母忍耐，並且願意陪送她歸去。鄭金氏原是最善良的人，不肯過度固執，造成僵局，便答應了。不料他們一行人到鄭家時，鄭詠吉大刺刺地坐在沙發上，毫不立起來招呼。大家忍不住氣，上前叫罵。詠吉非但不容，反而厲聲責備鄭金氏道：

——妳這個不明大義的婦人，丈夫說妳幾句，妳便跑到不三不四的親眷家裏去

The end

——姑夫，你說什麼？華甫有些「發毛」了。

——我說：「不三不四的親眷家裏！」

——你敢再說一遍？

——是——是——

一三一

——「不三不四的親眷」，說了便怎麼樣？

——說了便挨你！

金華甫是個大漢，一把扭住了「姑夫」的胸膛，並不打他，只把他前後地搖，搖得他頭昏腦脹，眼鏡掉在地上踏碎了。鄭金氏躲在牆角裏抖擻不住。慶珠等裝做上前相勸，實底裏很希望這位「內姪」能夠搖醒了這位「姑夫」。詠吉氣力雖小，却很倔強：身體前仰後合如風中敗柳，口中還是：「不三不四的……不三不四的……」華甫彈跳起來，兜胸一拳，把詠吉撲出一丈以外，撞着牆，沿着牆直坐下去，再也掙不起來。華甫把客廳裏所有的陳設都打個精光，抽出一條凳腳打碎了大理石桌面。詠吉本來是個吝嗇鬼，華甫破壞他的伏具比撕他的皮還痛！可是華甫太凶狠了，詠吉敢怒而不敢言，恐怕華甫再上樓去破壞其它房間；又因為氣過了頭，不甘輕言求和，於是眼睜睜看他發威。至於慶珠等三人，在旁「觀戰」，好像與他們無涉似的。華甫打夠了，客廳裏無一完物，總算出了氣。他指着詠吉的鼻子，大聲道：

——我把姑母交給你，倘使你再欺侮她，哼！……

詠吉的眼睜着銀鈴那麼大，滿注着血。

——你再睜大些都沒有用，難道我怕你？

說完後，華甫頭也不迴地走了。慶珠等扶母親上樓去休息，讓詠吉一個人留在客廳裏。詠吉越想越氣，不禁破口大罵。這時女傭人恰送到榻，她在廳後停頓一掃。詠吉一眼望見了，大喝一聲：

——還不拿掃帚來掃？

廳邊有魂明！聲到不知那裏去了。詠吉邊罵邊走上了樓，把自己關在房內，口中依然狂罵。

詠吉實足罵了一天半又一夜。鄭金氏逼得不得不走，她與慶珠兩人登到詠吉的表味家裏去。不到兩天，詠吉命兩個兒子去接她們回來，而且說：

——如果你們的母親住在她娘家親眷那裏，我一輩子也不叫她回來；這次她住

在我的親爹家裏，所以叫你們去接她回來。

慶傑慶祥受了際命，喪盡口舌，幾經母親與姊姊接回。這次詠言沒有怒罵，可是他發明了一種新戰術：就是不開口，向他們母、女……兒一齣不開口，隨時就地不開口！如此過了幾乎一個月。

轉瞬又是十月。十月十日晚上，像其他晚上一樣，大家一聲不做地進餐，吃得很快，誰都不願意在這種氣氛中多留一刻。晚餐完畢，郝金氏母女先上樓；慶傑慶祥跟着上樓；詠言獨在客廳裏坐了片刻，也回臥房去了。等到掛鐘鳴了十下，大家熄燈安睡。

可是今天晚上，慶傑慶祥轉輾不能入眠：燈是熄了，——詠言命令每晚十時關燈，不准多用電，——他們躺在牀上，靜悄悄，等待什麼似的。隔了好久，慶傑低低問：

——哥哥，那璋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哥哥，我怕！

——這有什麼可怕，你鎮定着；要不然，你輕輕飲一杯白蘭地再說！酒杯藏在書袋裏，你用電筒照了拿，不要抽出了旁邊的鎗破瓶！

果然塵屑「色葛抖抖」地打着電筒，飲了一小杯白蘭地，再上牀躺倒，過度的心跳似乎停止了。

他們等待着。

鐘鳴十一下；他們等待着。

子夜到了；他們等待着。

然而早晨一時，一時半，兩時，兩時半，他們等待着。

室內外一切都靜靜的。空氣好似鉛鈔的，黑幽幽，重壓在心頭，幾乎使人透不過氣來。一切都靜靜的，靜得可以聽得自己的脈搏。如果死神是黑色的，那麼，這

在漆黑的房子已經受死神的統治。

他們等待着。

他們臥在牀上，細數掛鐘秒針的跳動：「準，準，準，準……」，一秒，兩秒，三秒……

他們等待着。

鹿傑望一望夜明的手錶短針指在Ⅱ字上，長針指在Ⅴ字上。他傾耳細聽一番，只聞隱約從別房裏傳來的鼾聲。他低低地，但堅決地說：

「是時候了！」

「呀！」

鹿祥幾乎驚醒出來，但疾忙抑制着自己。他們跳下牀，仗着手電，向牀下掏出些東西來。他們整理了一番，原來是一根電線。電線的一端裝在一個插用式的電舌上。這時鹿傑把電舌插入電鍵裏，自己小心地拉住電線的另一端，這一端陰陽極分

文森二。處祥靜靜地拉着電線，又打着電筒，一手電光是朝下照的。他們走到父親的房門口，立定了，把耳朵伏在門上細聽：只聞房內軒轅作有規律的起落。處祥把門開了一絲，等一等，聽得軒轅沒有更改，聽聲確了，然後把門開得大一些。兄弟兩人側身進去，不敢再打電筒，在半黑暗中——弄堂裏有些燈光射進來，——一步挨一步地朝臥吉的臥牀走去。屏息着，屏息着！到了枕邊，處傑硬一硬小腸，咬緊牙齒，俯上身去，把電線的陰陽極向父親的兩個太陽空一接觸……

幾分鐘的掙扎，幾分鐘的瘋狂，這位閩王式的「暴父」生生給兩個兒子殺死了！等待詠吉死停之後，處傑處祥迅速地拔去電舌，斷了電流；然後把父親的死屍用一條棉被包裹起來，藏到箱子間裏去；然後雙雙去敲母親與姊姊的房門。

——「誰呀？你金氏驚醒了問。」

——「媽媽，是我們兩人！」

——「半夜三更吵什麼？當心老頭子！」

——他們也不會管我們了！

——怎麼？怎麼？

她直覺地感到不安，她明白雷頓兒子的行動有些蹊蹺。這時屋裏也被吵

醒了，披

了衣，下床開了電燈，再為房門，走進來的兩個人簡直不像是他的弟弟，不
的兒子：威傑雙目直視，恍恍惚惚，好如中了邪；威傑此身憔悴，面色比藍

樣，樣
樣，樣

——媽！爸爸給我們殺死了！

——呀！我的天，你們怎樣弄死他的？

——我們用電燭死他的。

那金氏起初不信她所聽得話，然而威傑說得久，他的慌張證實了他們所說的

實。

——爸爸的屍首呢？

——在箱子間裏。

——在箱子間裏！

——我們用一條棉襖蓋了，藏在箱子間裏。

——這真是……

母女兩人愁呆了，睜大了眼睛，妳看我，我看妳，半個字都說不出，哭也哭不出來。半天之後，她們互相抱痛哭，却又不敢出聲。哭到傷心處，塵塵塵聲也陪着落淚；或許她們正在後悔，然而太遲了！這天已大明，女傭人也出來掃地了。塵塵還在箱子間門上加了一具洋鎖。袋中一切照舊，至少髮像如此。吃早飯時，塵塵向女傭人假解釋非解釋道：

——娘姨，昨天妳睡得好好，這電報的人接了三次電鈴妳還不醒！幸而我聽得丁，開了門。這封電報是給老爺的，老爺當晚就上南京去了。

這樣接濟過五人變為四人的怪現象。至於這個女傭人，像大部份的傭人一樣，

懶於用腦子：東家說一，她跟着說一；東家說二，她也說二；少操心，少管閒事，工錢一樣地拿！既然少爺說：「老爺管晚就上南京去了」，大概不會錯的。吃完了，糜傑駢鞋照舊上學去了；不久糜珠也忽忽出去了；只有鄭金氏一人呆坐在客廳裏，不敢上樓。

中午糜珠沒有回來吃飯，大家並未注意。

糜珠從自己家裏跑出來，心中抱定一個計劃：去訪問父親的老友凌其桐，請教做這件事怎麼辦。她只知道這位「凌伯伯」住在那隆海里，可不知道多少門牌。她不丟錢包，跨上人力車再說。她到了望海里下來，進弄一看，弄內祇有十多家人家。她先走一遍，不見有姓凌的寓處；她只得一家家依次問去。她進問了十二次，都失敗了；她敲第十三家的大門時，出來開門的就是凌其桐本人。她進了大門，便直架出來；她邊哭邊訴，把全部的慘劇陳述給傾聽。當時聽她講的不止凌其桐一人，他的妻子兒女都在旁邊；聽完了，大家異常興奮，有的批評都詠吉脾氣太怪，有

於直斥鄭慶雲私庇薛雲蓮子，然而對於鄭金氏與鄭慶珠一至于以同科及體。其稱
阻止了紛紛的議論，向慶珠道：

這件事不論錯在那一方面，總不能私了的，非見官不可！大姐姐，只有妳
，可以到巡捕房裏去告發。可是，告發不在乎這半天，妳先吃了飯去；妳今夜未睡
，又受這驚擾，應當吃些東西提提精神。妳當然很恐慌，或許妳嚥不下肚，嚥不下
肚也帶點強吃？此後妳要幹的事多呢，萬萬不能餓了肚子奔走！凡事需要我幫忙的
我極力幫忙；這層妳放心！——現在閒話少講，黃媽，飯燒好了沒有？快點開出來！

凌其桐有個兒子比慶珠大兩歲，就是說二十七歲。詠吉在日，其桐曾經口頭向
他爲自己的兒子求婚，而遭到了口頭的允許的。這件事，慶珠頗閱一二，所以平常
見了凌小鶴總覺得不好意思而要躲避的；今日却點不到這些了！至於凌其桐，眼見
小鶴與慶珠面對面坐了，心中早就打定一個主意；等到官司完畢，父孝期滿，就把
慶珠娶了過來；一則了自己的半兒女婿，二則慶珠的確需要他的保護，三則可以

安慶詠言於地下。凌太太……這位未來少裝裝……其愛塵珠：橫粉豔粉，強迫她吃了一塊碗飯，在一些湯湯雞肉之類。吃完飯，塵珠忽然覺得異常之倦：在桌面上幾乎連眼都張不開。凌太太硬拖她去睡。她一橫倒立即入眠了。

在「時候」早，不妨讓她多睡一忽的還由下，其桐夫婦約束家中任何人不許高聲，免得吵她。下午四時左右，她自動醒了，急若要走。凌太太逼她洗臉梳頭。其桐吩咐小侍陪她去，又告訴了他們告發的手續。他們奔往靜安寺捕房告發，因為離「凶宅」近些。

一幫手續完畢，塵珠打頭，領了兩個西捕，十多個華捕，以及小鷄，坐了捕房汽車，馳向海格路去。十月中午時減短，寫路上燈火齊明。汽車停得多福里口，他們下了車，衝進弄堂，直透弄底，叫開了大門，——娘姨出來開門，却給一個華捕「帶」住了；越還不知道客中出了事，這個姦條伙——段珠領事，直奔樓上。樓上各寫字的門都敞開着，連箱子間的門在內。斯金氏坐在自己房內發呆，捕領也把地門

得走了走。一切的四都圍着，除了噴台門。慶珠便去敲這個門，敲不開。西門選擇
着撞門，正待撞，門忽然開了；——倒把西門撞了一跳，以為凶手要衝出來，立
即採取了準備姿勢。其實開門的是匪群，他並不想衝出重圍；他一聽得人聲，
知道事情糟了，他同他哥哥很快地商量之後，決計不抵抗。他開了門，雙手等死。
他的命運。一福蔭掉上去，凝住了他，要給他上手縛，可是見他兩手全是處，便反
背着他的兩臂，用繩子縛了。其餘的人開進去。噫！撞獄的現象！原來他們兄弟三
人便在那兒交解父親，希望消災滅罪！詠吉的頭已經被割下來，浸在一隻鉛桶裏；
活像一個豬頭。四肢亦已解下，被拋在另一隻鉛桶裏，桶內盛滿了積蠟水。詠吉的
經解連用那條線被包着。全晒台是上，成陣地給人鞋底。一盞五支光的藍色電燈活
像鬼火。慶珠目擊慘狀，搖搖欲倒。槍頭吩咐小鴨長她上樓去，因為：「她不需
要留在此地，而且這個宅子要封了」。他又高聲命令大家：

——快快投交贖物；犯囚手，鄭金氏，如姐都帶到行裏去！

人
間
學

沙平塚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一四四

徐 仲 年

中法文著譯

(以先後爲序)

羅述 (北新書局)

法蘭文法 ABC (世界書局)

新編小唱 (女子書店)

蘇里麻 (新生命書局)

恩德 (徐仲年四萬字長序, 中華書局)

那德胡說 (吳宗白講解合著, 中華書局)

小學教圖 (徐仲年萬字長序, 中華書局)

初級法文文法 (吳稚暉序, 嶺山書局)

海外十年（正中書局）

現代外國經濟法概論（正中書局）

廣義的債權（商務印書館）

聖特人近作（徐仲年中文序並法文說明，商務印書館）

法法編美罪罪題（俞大綱商學孫合著，商務印書館）

沙評法（范雲傑撰，正中書局）

望尼德（獨立出版社）

俄波德（徐仲年寫序，獨立出版社）

法羅德（正中書局）

法文助詞論（商務印書館）

雙絲網（獨立出版社）

人間映（博年書店）

長江集 (徐仲年萬字集序, 獨立出版)

光明與黑暗 (獨立出版)

Cinquante poemes chinois (collection des Annales franco-chinoises de l'As-

iat Franco-chinois de Lyon).

Un esclavage terrible: Siu Wae-tchang (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eking-Peking, Chine).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lagrave, Paris).

Les chants de Tsoû-ye et autres poèmes d'amour (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eking).

Essai sur Li pi (avec préface de M. Maxime Courant, colle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Peking)

par sa propre faute, par Tehang Tse-tan, version française de Sung-tien

Hsu (Collection de 122 poésies de Fekin).

Ouvres recrites de Tch'ou Chou-jen, reproductions en contours et en relief.
preface et notes de Sün-tsun Hsu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e).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 初版

人 間 味

每册定價國幣九角

(外埠郵運費另加)

著 者 徐 仲 年

發 行 者 青 年 書 店

重慶 西安 安縣 榆林 宜川 漢中 天水 平涼 蘭州
洛陽 成都 開中 宜賓 雅安 西昌 巴東 忠河 瀘縣
恩施 雲陽 貴陽 都勻 昆明 宜山 桂林 柳州 零陵
常德 衡陽 長沙 武岡 曲江 桂林 肇慶 潯州 吉安
上饒 南城 瑞金 龍岩 沙縣 也溪 金華 鳳水 寧波
黃縣 佳水 寧都

印 刷 者 青 年 書 店 印 刷 所

重慶 磁器口 梨樹坪

不 准
翻 印

1944

